讀韓記疑

讀韓記疑卷六

嘉興王元啓宋賢著

男尚珏尚繩校刊

序

送陸歙州〇當今自此至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凡七句得此勢方展拓若於前後相望下直接齊谷谿湊箏語便儉薄不能達意吾相時從損齊抗爲相〇印曰權文公送陸序似以直道不爲時宰所容此言豈吾君吾相之心葢反言之也愚謂權文雖不明言然使讀者不能不追咎時宰公但極言其不當去以諷朝廷至說及時宰却甚含容又如鄭權豪侈公却稱其爲仁不富葢亦所以諷之此等處極爲可法後惟歐公深得此旨如峴山亭記辭一范能圖辟命與樂秀才答宋咸諸書竟體溫和含蓄無一語觸死他如范司諫高若訥石推官諸書集中皆刪去葢自以所養未粹故也後人知此意者鮮矣其詩曰詩凡三章

有詔此句一見陸出非由上意二望德宗別伸獨見之明陸後卒以四月十八日道死其道不但不行朝廷并不得退施一州此李翺陸歙州述所以有雨與苗運相違或雨于海或雨于山之嘆也

送孟東野公貞元十九年與陳京書有送孟郊序一語呂汲公以此序十九年作以余考之東野貞元十二年登第十七年選授溧陽尉二十一年罷若于十九年赴任不應年餘便罷余定東野二十七年爲溧陽尉說詳貞曜誌中

○不得其平便隱注篇末不釋然三字落想不得其平謂有所觸激也弗平先說鳴從凡物之有聲者引入人之有言八者草木與水雖因撓蕩有聲要非鳴之善者樂必擇其善者而假之鳴故八者之外他物不與焉天之於時天字爲一篇立論之根却借時令上提出以風鳴冬其他非無鳴者不如此四者之善其於人也即謂天之於人尤擇其善鳴者其他烟銷草腐者不計曰擇曰假皆天也說到正面處天字却用暗藏○次說善鳴從凡聲之有節韻及四時中凡聲之最盛者引入文辭爲人言至精木鐸天係眼目字特借孔子之徒點出臧孫

辰孟軻荀卿臧孫辰在孔子前不宜敘莊周屈原之後又公他文從未之及此係繕錄者誤衍之謝枋得謂其人不倫譏公學術偏駁此如治獄者不核其情弟據獄辭爲斷人之破枉者多矣余每怪世人于感二鳥賦序用俗本添入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一句此文用誤本添入臧孫辰三字妄加詆訶皆所謂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者也竊謂臧孫辰當與管晏並列蓋下文楊朱上之錯簡爾**楊朱**楊朱上臧孫辰三字從上文移補**最其善鳴者**此段槩敘歷代善鳴者**天醜其德**又將天字一振**不鳴其善鳴者**此言魏晉以後鳴之不善蓋由天醜其德**及於古**古謂周秦以上**其他**李觀評孟郊詩平處下顧二謝此文其他對上其高言之即觀所謂平處平處稍浸淫漢氏則其高固在周秦以上矣或謂其他指郊所作雜文非是**懸乎天**前文數天字皆于旁側反面見之此句方用正點**奚以悲**此言即今善鳴者三人尚未知天意之何屬奚喜奚悲二語所占地位絕高**道其命於天者**此序或以爲一鳴字成文推爲命世筆力或又以爲重在善鳴單舉鳴字便錯

綜不得其緒鄙意鳴與善皆不重只重不得其平四字不得其平謂有觸而動於中也該後鳴國家之盛及自鳴不幸二意其實皆天使之也起句便暗藏一天字末後二在上奚喜二語是通體精神歸宿處

送許郢州或註仲與二字或作志雍曰以權文公送郢州序參証蓋以水部郎出守又舉其字曰叔載則仲與乃名也唐書世系表仲與作仲容郢州作鄧州並誤又志雍乃郢州子見世系表或本作非是○按韓醇本作志雍註云貞元九年進士十八年刺郢州據此則郢州實係志雍權公所送自是其父不宜牽合為一又志雍刺郢則其父所刺州或當從史表作鄧若父子仍世刺郢公文亦宜一及今顧不然竊疑權集郢字實即鄧之誤文但韓說未知何本尚當別考○此序不但文字有法其用意最為深厚凡贈送文須具此副心胄方為有關世道之文不然危辭蔓說無為也

○于公與于公書十八年作此序即繼其後相去當不甚遠

先達嶮本達作進

苦不相遇諸本苦作喜陳曰一本作苦愚按作喜無理而朱子特以有此一字為得蓋原本作苦喜字乃其誤文耳今從一本改正

為己任此文章擺設張大之法

矜

而誦之（有分寸又妙於語言文之波折自生）私於其民（巧於輕入人罪）急於其賦（此句爲國賦起見亦不純用貶辭然與上句合看意語輕重自別）其前之言（迴應前文朱子云其當作某愚謂作其自通無須改字且集中自稱皆曰愈王仲舒碑稱某蓋係譌本他本仍作愈也）縣之於州（又進一步）誰能信之（收勒緊張曰正是敲擊于公戒許公無效尤也）

送竇從事○踰甌閩而西南（苑本如此諸本有而字無西字按百越實在西南恐諸本而字即西字之譌苑本兼出而字蓋衍文耳）敞其陽（敞考異作敞陳日南宋臨卭本作敞海敞其陽謂越南宣洩太甚上句山隔其陰則謂越北風氣與中原否閼不通下云風氣之殊兼承山海言之○愚按五百家注云敵一作做作敞與上句隔字相對尤親今改正）固如其初（方本如此考異如其作加於愚玩固字語氣只當作如其爲是蓋夷俗殊氣宜有遷變瀕海之饒却不宜有變但令氣俗與中華無異則雖生物無加于前人已趨之若鶩矣如必欲作加於則固字當改作益字乃通）二十有二年（洪日

德宗大歷十四年即位至貞元十六年凡二十二年○按趙植之爲廣州在貞元十七年自建中元年至此適得二十二年洪并大歷十四年計之則十六年趙尚未爲廣州也

侍御史孫日時年爲東都留守判官昌黎韓愈時公赴京參調無成歸洛尚未得官故但書族望貽周按上文南海從事皆書其官不應于實年獨呼其字據法當改稱侍御諸本皆作貽周既若妄出無端或本病其如此于貽上添入其宗二字又與前文族人本句其族字複皆非是今以無本可據姑仍其舊而特著其說如此

上巳日燕太學沈曰三月建辰巳爲除日故以上巳祓除不祥晉潘尼詩孟月涉初旬吉日唯上酉酉可稱上巳何不可稱上癸辛雜志謂當作戊巳之巳其說恐非○三令節洪曰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官僚選勝地追賞爲樂五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代正月晦日此序在貞元壬午癸未間公爲四門博士其云肇置菘謂德宗朝始置耳成其文此節上巳日祓也袨衣袨音又服飾盛貌字從禾或從予作袨非是愉愉或本如此考異據論

語改從方本作與與印曰文序樂意非必引用論語也○此節熟太學

皆充然 此節聽頴琴皆蔽本誤作若

序之 此以詩序收局

送齊暭下第 此序洪譜以爲貞元七年作蓋據篇中齊生之兄由蕭于南一語意度如此然玩連枉齊生一語恐在八年以後十一年暭未死以前必非暭初領江西時作又考登科記暭中十一年進士則此序當係十年所作洪譜七字恐由十字誤屆其腳爾又諸本暭作皞樊曰以世系考之暭兄弟六人昭敃映暭照熙無名暭者愚按古字暭與舉通荀子視其壙皋如也莊列皆作睪如大戴記稱規先皋註謂子先出其野澤而鳴史封譯書澤山漢書作皋山可知暭暭乃一字今字書不山傳字蓋脫漏也

○舉警舉子 見襄三年左氏傳

私親私身 私其親植蘗者也私其身避嫌者也

于南 于下杭苑有鎮字考異云暭以貞元七年由桂管改江西是時洪州只爲江西觀察使至咸通中乃有鎮南之號耳杭苑皆誤

送陳密○三禮 新史選舉志唐制取士有明經之別有五經三經二經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

傳有史科孫日三禮科貞元五年二月題**鄉榮**爲戒爲榮問辭分二意**科寧有利不利**答辭思義行道是爲戒爵祿句是爲鄉榮利不利是斥其問辭之謬

送李愿歸盤谷

陳日同時有兩李愿一隱盤谷一爲西平王晟子南宋慶元中建安魏本序後附刻高從跋語以証所送非西平子然但以此序及和盧郎中詩歲月考之兩李愿事跡自明無俟引高語也序作于貞元十七年西平子時爲宿衛將至和盧詩在元和七年西平子方官節度使皆見唐史無樓隱事○愚按是序爲十七年作正因高跋有貞元辛巳一語知之不引高語寧知此爲何年作者至和盧詩有十年蠹一語韓醇以公十九年始爲御史登朝廳定其爲元和七年然公自十八年得官博士和盧詩或元和六年作亦未可知但西平子實未嘗隱居盤谷則無論和盧詩何年所作皆可於史傳決之也

○**可濯**何曰濯古與櫂通漢書水衡有輯濯丞音直教反愚謂濯卽濯纓濯足之濯濯與沿爲二事公詩有沿涯宛轉之句卽此所謂可沿也若讀濯爲櫂則與沿爲一事不須下兩可字直云可櫂而沿足矣何說未免有好奇之癖

窈而深 句變忽然滌入無際 盤之樂 統承上六句 無殃 下開後六句

送牛堪 韓曰公時爲四門博士按公元和間嘗兩爲國博韓說殆因牛堪登第在貞元十九年故據登科錄言之乎 ○進謝 按選舉志初舉人既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其制序立西階下北上東向主人席東階下西向諸生拜主人答拜武宗朝李德裕惡爲附黨背公奏罷之讀公此序知貞元間此禮猶未舉行得毋起于元和以後乎 ○思慮及之 當日堪必建議及此公故據以爲序 以公 以公上建本註云一有御字御一作柳按柳字自在下文人事未思一語用之此句則爲不當律令考異亦沿方本之誤今從建本

送董召南遊河北 方無遊河北三字今從建本○序分三節首節節冀其有合次節慮其無合而以此行爲卜謂河北俗化美惡悉於董生之合不合驗之末復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則朱子之論詳矣○董生仁義人也使河北能用此仁義之人必不至于不臣而習亂苟其不臣而習亂必不能用此仁義之

人故董生此行公于河北有厚望焉評者乃謂公不欲其往送之實所以留之則不知公意正望董生以仁義化彼不關之氣耳蓋公惻惻當世之誠觸處流露如此後人無此襟則無怪乎讀公文者一一如和盤捫籥也〇偶讀張履祥備忘錄謂儒者立心須與天地民物相關否則終不免為小人儒而已愚謂舉念便與天地民物相關惟韓子足當此語如李賁聚斂小人猶思一見以申其忠告之誠河北悍藩猶思藉董生之仁義以化導之此等胸襟豈小儒所能具無惑乎上李賁書則疑其有干進之嫌送董生序一再勉之以行則反疑叵使不往至近人譏董生憤已不得志欲求合于不奉朝命之逆藩是以其臣之所不為者目此孝慈行義之人豈所語于知人論世之學哉取人厭今從苑本較更簡脫則從爾悲歌感慨而已

〇因之有感矣因之有感刋木作因子有所感校子字太黏所字尤

屠狗者于趙燕中特舉望諸屠狗二人生感蓋一則仁義出乎其性一

贈崔復州〇數百里孟子所謂廣土衆民數十人中庸所謂官盛任使朋友

故舊孟子所訓窮之者得我一境之人懼言合境皆莫逆吾意肯榮矣兼卜四者

之可樂言之小民能念及幽遠小民方不爲俗吏自直詩日愛得我直猶伸也物被屈則不能

伸直則不至含宛而被屈不宣此節泛言刺史不仁無以慰民之望不信自賦有常以下至此始責

重觀察不恤其民劫借縣令伴說使不至顯有偏背與許郢州序縣之與州一節意語各別用法則同民

窮斂急民窮則雖加意撫綏不免下人怨讟斂急則雖極力催科不免上官鐫責難爲欲使下不

見怨上不見責爲之實難蘇復人與不開不宣者異庸崔君與民窮斂急者異無其

難爲者收盡通篇之意

贈張童子此序在登第之後二年蓋貞元十年作韓日唐制取士有童子科此序言之甚詳○校選

舉志明經之別有五經三經二經經張童子以明二經獲第非由童子出身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

經論語幾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子出身不必兼通二經此序亦槩言明經升考之法無一語及于童子之

科韓說非是唐世以童子舉如劉晏李泌其最著者〇屬之所升嶽木脫所字神氣以靈按以字誤未知當作何字大河之陽水北日陽陳日河陽軍治孟津雖在河南而節度使領懷州刺史懷在河北故軍有河陽之號五都方謂雍陝號蒲洛按五都謂陝號洛懷鄭上文敘述甚明蒲在大河之東爲河中節度治所非童子所歷之道雍即京師所在上文朝之開人一句已該不須復說進童子於道公文無一篇苟作大槩如是

送浮屠文暢李翺論文謂義深理當辭不工者亦不能傳韓公此序可謂辭理義三者兼勝矣翺稱公獲麟解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爲誦之讀公師說及送文暢序皆當以此意求之〇師說愛其子一節及此序鳥俛而豕一節短節曲脆勁筆雄辭讀之令人鼓舞稱快〇楊子雲稱此是作文大根據公文必有異乎俗之之所云者往往類此惜其云云從此句跌入特發一篇大議論自就其師云云此句尤得納約自牖之方有慕焉此句實亦確論非公強轉祖捷而緊欲施以冠

巾仰顧簡出異在仰顧簡出四字當思其故不脫云云句句逆盤倒折安居不必深居簡出暇食不必俛豕仰顧優游生死不懼物害與禽獸異統承上二句所自迴應聖人者立惑弱二句責文暢不仁不信二句責贈行者重在此二句重柳請嘉浮屠二句結盡通篇

送楊支使○宣州孫曰貞元十二年八月以虢州刺使崔衍爲宣歙池觀察使中丞謂楊憑以貞元十八年九月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鎭茲土鎭或作領何曰湖南非節鎭作領爲是證以荆潭唱和詩序可見沈曰荆潭詩序領字對上統字言之此處只宜作鎭恭鎭守之鎭非節鎭之鎭何說太拘於是知此下三十八字悉從朱子所定考異註自言所以去取之故其語尤宜熟玩輔其質輔微本作附非是

送何堅○何於韓於建本作與沈曰韓出姬姓姬姓受氏最繁惟何爲韓之別派故于同姓

中爲獨近於與二字雖可通用然作於較切○今按篇首何字爲一句於韓云云又爲一句作於韓與下於吾屬對尤親

同姓

何日集註本之姓苑原文云江淮間音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今註誤音爲晉又脫去江淮間及字隨音變七字遂不可解○按羅泌路史以何爲虞舜之後讀此可知其謬余別有辨說見歸有光集何氏先塋碑

道於湖南

嶽本於作有非是滕王閣記袁於南昌爲屬邑句法與此正同

鳥有鳳者

閒接突接正妙在與上不黏

賀其見鳳云云

結語烟波渺然○此作如老木所工製器逐處緻密無鋒歛其工力之精謝疊山論文所謂無一句懈怠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喜此類是也

送廖道士○扶輿

漢書相如傳扶輿猗靡張揖註謂扶持楚王之車輿小顏日此自言鄭女曼姬爲侍從者所扶輿非謂扶持楚王按如顏說則扶輿當讀爲扶舁舁亦扶也不作車輿解然韻會謂扶輿佳氣也并不作扶舁解今韓子亦與蜿蟺磅礴並舉則當從史記郭璞註所引淮南子作媼娜不定之義爲當近長洲何焯疑扶輿字傳寫或誤蓋爲張顏二說所蔽不知有郭註及韻會二家之解耳

白金水銀

本意謂感而生者當有忠信材德之民却從物產瓌偉之論說入未見前文努力作勢來脉甚遙到頭入穴處忽又茫如可云奇絕迷惑云云此句引入題中在即離隱現之間豈吾云云廖亦可云忠信材德之民因其迷溺異端故不極口所與遊另出一意作結

送王含秀才方無含字今從樊本云含元和八年進士○有託而逃吳本脫此於是以下九字當補得聖人雖尋常餞送應酬之作必暢之以師聖此所以爲韓子之文又以爲悲朱子曰爲字疑衍不遇悲其不遇聖人直廢建中初王氏以直廢者意即含之父祖故云思識其子孫渾然端且厚贊含只此五字隨即轉入飲酒仍合到篇首醉鄉二字隱然爲良臣之後發慨於其行不能無平於心不與之飲酒亦聊爲麴糵之託

送孟琯秀才孫曰琯中元和五年進士藝文志有琯嶺南異物志一卷其嶺南人歟○强而拒公自未遭飛語以前所見蓋如此元和二年分司東出之後即不復敢爾矣要之所言實本子夏量

亦未免太俠

送陳彤秀才方本彤著才下今從建本與前數篇一例○纘言韓曰纘繼也綴也○按以綴訓纘於義亦通然此疑當作纂纂集之纂何信之有諸本何下有不字朱子從謝本校本用陳無巳所傳歐公定本刪去不徵於陳按公贈張童子序凡舉進士者始自縣考試此文疑公為陽山令時考試進士彤獨未及赴考而以其名上故其言如此當是貞元二十年作從事於斯斯謂為學為文公自七歲好學言出成文至此三十年矣故云久孫註斯謂湖南是以地言也考公自貞元二十年到陽山次年二月四月兩遇恩赦夏末即已離任縣試進士纔一舉恐不便為從事久不如志韓曰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送王塤秀才○性之所近此李翺所謂義深理當之詞未益分此言尤為曲中莊周陳師道曰莊子之學出於田子方子方出于子貢按此與退之之說異未知陳據何書周之

書書嶽本誤作後子弓按論語陸氏音義引王弼註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公據弟子傳以爲馯臂子弓楊倞註荀子則以爲孔子弟子仲雍說各不同竊疑楊說爲近朱張先孔子不宜反列其後馯臂受易巳歷三傳當與荀卿同輩且其字曰子宏漢書偶脫其半作弓又其人受易外他無可稱不應作加是推崇惟仲雍爲聖門德行之賢且體聖人而孔子亦有南面之褒故曰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孟子

所道視曰道趨也〇愚謂道言也與下文愼其所道異義下文道字乃趨也

荆潭唱和〇統郡考地理志江陵府統荆峽歸夔澧朗忠涪萬九郡舊注遺歸州析荆南江陵爲二非是與韋布云云不但與前文氣滿志得句相應其稱須二公雕鏤文字處亦一一精貼入骨

送幽州李端公舊註時李益佐幽州劉濟幕今相國李藩也按藩以元和四年由給事中拜相六年罷序稱今宰相是藩未罷時作又云端公來壽其親東都意公元和五年爲河南令作其稱益爲端公者

唐制臺院侍御史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殿中監察顓決臺內事亦號臺端故國史補言侍御史相呼爲端公益佐劉濟幕益爲使府御史非眞御史也○偕朝元年六月公自江陵召還爲國子博士以司徒孫曰貞元二十一年三月加濟檢校司徒告禮幽州孫曰德宗崩以藩爲告哀使東

向或云使者持節南向故主人東向坐愚謂上文及府承命是宣詔時堂下拜命之事此云上堂則是改服後以賓主禮見古禮客上西階坐東向主人上東階坐西向然如此則居然以主禮自居非敬事主人之道故反自居賓位以主位讓使者若尊者南向則侍坐者當西向不應東向唐時悉遵古禮或說全誤帥先

此句是作文主意壽其親孫曰時益父官洛陽○校孫說是或云益爲相國揆族子謂益來壽相國揆卒建中四年距是已二十八年矣或說非是功名益獻劉濟詩有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之句蓋但知有豢養之恩不復顧君臣大義此直犬家之忠而已公乃勗之以以道事君之義使其主功名流千萬歲韓公贈言之序無一篇苟作卽此可見必如此乃不苟爲炳炳烺烺而以爲能者

送區册○鳥言鳥言即孟子所謂鴃言後漢度尚傳亦云椎髻鳥語之言初吉洪以此序貞元二十年作按公詩有春風洞庭浪之句則二十年首春公猶在途中此序乃二十一年在陽山作洪說誤也

送張道士○嵩南敘其居○按公逸詩有贈少室張道士絕句一首意即此人少室在嵩西南故曰嵩南隱者一作嵩陽亦通考異因詩有淸伊字又疑南張係嵩北人改南爲高恐其未是古今學敘其學長材敘其材道士敘其業九年此下敘本事孫曰元和九年閏八月淮南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爲留後紹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等討之三獻書二句入京之由長揖而去二句歸去之由爲詩以贈送行之詩屬愈爲序詩之序○文凡七十字崇已無孔不鑽再多一字即贅霜天序與詩皆閏八月後九十月閒所作故有熟柿栗之語清伊伊或作湳朱子曰伊水在嵩北若前兩處作嵩南則此當改伊作湳今上文既作嵩高則此且作伊亦無害○愚按

此詩上句明言嶺北自指伊水言之張雖居嵩南稱梁不妨嵩北此蒙上搆梁爲文不必以嵩南二字爲疑

送高閑上人 韓曰閑精書字宣宗嘗召入對御草聖遂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按宣宗即位距公卒已二十二年此序當屬長慶中作○一寓於書 樊曰旭自言見公主與擔夫爭道又聞鼓吹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 爲旭有道 公不喜浮屠故其立論必故與相反朱子謂此自韓公所見極爲知言方氏畫史之祖師之說朱子此識其非是吾併謂爲公論亦非學書之道本之然

送殷員外 按此文亦以莊重勝入後尤勁○宗室 韓曰時宗正少卿李孝誠爲使 學有經法 有治公羊春秋所謂學有經法者韓曰侑長於禮至回鶻責可汗無禮虜憚其言 還尚書虞部 樊曰侑使回鶻史云八年此云十二年史云還遷虞部此云遷虞部以行此當以此序爲正 言曰殷侯 苑建本皆如此方作殷大夫何曰唐人惟呼副相曰大夫當作殷侯愚謂上文明說殷侯不宜忽又改稱今改正 三省 唐以尚書門下中書爲三省參領天下之事洪謂唐無三省非也尚書中書設令門

下設侍中皆正三品故朱新仲謂侍中兩令爲三三省長官**刺刺**樊曰刺七迹切洪音盧達切則當以兵爲
義稱婢子語何尻耶愚謂乖刺之刺旁以約束之束木外加口象形訓刺促爲細語者旁從木芒之束音次木
外口字無下書諧聲二字形聲俱異不容混一**通經**再足此二語文愈健勁有氣上句贊宰相知人此句
專贊殷侯又將學有經法意一振不但融貫宰相殷侯二義兼使前文部旨一語不至落空眼光四射可云緻
客靈通惟通經故能知輕重以通經士應詔乃爲知人而不辱君命

送楊少尹藝文志巨源字景山貞元五年進士長慶中爲河中少尹公文有忝在公卿後之語當是
三年爲京兆或吏部時作**○傳其事**當時之事既有史官爲之傳**圖其跡**後世好事者又
爲之繪其形容**若前日事**至今雖愚夫愚婦亦知有二疏○敘二疏事分于時後世至今三節**歸**
其鄉與前文辭位而去句相對至于去時景况則留侯下節及之使文致參差不板**馬幾匹**此敘
送者**賢以否**此敘觀者**爲傳**此敘史官記述○敘楊侯事專就當日臨去言之亦分三節**不**

落莫總上送者觀者傳其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白或作署何日作署是唐時宰相得
自除人也愚謂宰相得自除人謂得自辟其掾屬耳若
帥府幕僚恐亦不由自署孫註云丞相謂河中節度何
殆據此為說然使府除人亦須白上況少尹四品大官
非參軍簿尉可比除授之權豈得盡由使相稱謂孫何
二說皆非當從考異作白○又按唐以河中府謂中都
故孫謂其都即河中丞相即河中使相然此指少尹所
居之都非謂丞相所治之都且上云丞相有愛而惜之
者謂丞相非一人其中有愛巨源而惜去者若河中節
度止一人何必云有又上文白丞相去豈亦白之河中
節度耶孫說為其都一其字所誤何又為孫說所誤耳
屬和孫曰張籍亦有和裴司空酬蒲中楊少尹詩按少尹之去有官有祿又有歌詩贈行之寵鋪敘處與
前供張都門相稱力使章法勻停無所於歸中世士大夫或老不得歸或欲歸無所巨源河中人
為河中少尹以老此非他人所常有故公序人首即以
歸鄉為榮篇末更歷敘釣遊之所以見其為鄉人所加
敬上文自為其部少尹句乃是一篇之骨前後相波悉皆由是而生衆於其鄉末偷極力為歸其鄉

一獅字洗發

送權秀才 貞元十二年八月以汴州刺史陸長源為宣武軍節度行軍司馬此序即十二年作

送李礎判官正字歸湖南 方作送湖南李正字序按公以元和四年六月拜都官郎

卷四送行詩及此序樊汝霖嚴有翼皆以為五年作據送詩則五年秋暮作○明茅坤評公送廖道士序謂只

此一篇開永叔門戶愚謂廖序自是昌黎本色如此文乃六一之鼻祖也

○平汴州 只落筆一語便

定一篇之局有明歸有光文最精此訣故無一語外散 年最少 時公年二十九 皆死 為侍御貶

官作伏時軍司馬陸長源判官孟叔度邱穎皆為亂兵所殺 貶陽山 離處先敘李後敘己 來覲

合處先敘己次敘李 於時 振筆作一重提 周君 又請一客作陪方不寂寞 十三年 自貞元十

五年至此首尾才十二年三字當改作三 未死耳 與前皆死獨存等句相應可云俯仰淋漓 不足

養 此節敘李生所以復歸湖南之故 愈最故 仍挽到貞元中汴府相聚事作結

送石洪處士赴河陽參謀

方作送石處士序○唐順之曰此等文歐蘇曾王俱無之愚謂老蘇集內間有近此者如張益州畫像記其嚴重之氣仿彿相類

○**三月** 韓曰烏重胤以元和五年四月爲河陽節度其曰爲節度之三月則是年七月也

蔬一盤 衣字暗說食字明說冬夏分說朝夕合說上下兩一字亦不同衾葛異時飯蔬同設只敘衣食二事其句法參錯變化如此眞有神施鬼設之工

事免 免方作辭愚按辭字與上句複今從謝枋得本作免

河決 語道理如此

熟路 辨古今事如此

燭照數計 論人高下如此

龜卜 論事後成敗如是○敘石生與人交接處分一却一就一黙一語句法字法無一不工妙奇絶而參差入化皇甫湜所謂精能之至入神出天者也○前三項各分一問一答末段問處分四項條欵答處蓋下五箇譬喻變作三樣句法而其中又暗貼上文四項眞可謂精能至極

自老 上有勸之仕不應一句必須再着一番洗剝其意乃盡

爲國 前一段觀其琢句之工自此以至終篇須玩其意旨深厚所謂不苟爲炳炳烺烺而以爲能者

恒 鎮州恒山郡成德軍治所時節度使

王承宗反故云或作垣非是師環按是年七月丁未赦承宗不知丁未是七月幾日若在初旬則前文
為節度之三月當指六月若在月杪則月初赦書未下行營兵馬皆在恒州即云師環其驅似亦無害今赦書下
不定定在初旬此序當定為七月作歸輸朱子曰歸讀作饋按此序元和五年公為都官郎作先是元和
四年配河南府饋運車四千兩自河南饋運恒州則河南賈饋道所必由為先生壽為別一節是頌
為壽一節是規先頌後規行文之次惟義句寓合則留不合則去之意故曰規然係總說大夫與先生皆有規
焉下二節乃分說無變總下三無飢其師師衆也外敬正士印日如從史之於孔
戡此烏公前車之覆故引以為戒先生是聽總承上三句先生之言不諂不佞務富其師者也
保寵命此一段規大夫便身圖此一段規先生有成此序首一節序大夫求士次一節敘
先生應召末節大夫與先生總結

送溫造處士赴河陽軍方無造字樊曰造字簡輿大雅五世孫文宗朝終禮部尚書

○馬羣空（是第二首送行序古人落筆處便分界限故其文如化工付物物各一形而莫有同者）

未數月（此序洪譜列六年下讀此知五年冬公初令河南日作）守尹（時鄭餘慶為東都留守房式為河南尹）二縣（孫日東都郭下二邑洛陽河南時實年為洛陽令）禮廬（叅下奚所誰與於何無所等語極力洗發籍苔一空字）盡取（憑他思議叠出收句定與落墨處迴環相應此所謂神明於法之中者彼一意莽蒼前往而不謹於法猥自詭于秦漢之文者蓋所謂不得其門者也又安與言堂奧之觀乎）

送鄭權尚書（方無權字）

○四府（通典邕管治邕領州十三容管治容領州十四桂管治桂領州十四安南都護治交領州十一按此并嶺南經畧使治廣所領為州七十有四上云七十蓋舉成數言之）大府（嶺南五府經畧使舊統邕管容管桂管安南四經畧使至德元載升為嶺南節度使○此節首敘嶺南節度府之所自來）諸而後行（此一節言四府之事大府其恭如此）薄征（此句尤治蠻夷要法所以銷其怨變之本）痛斷（此言隸府諸州民俗獷悍如此）舶交海中（此言海外買舶之來其多

如此風雨諸本雨作魚陳曰慶元蜀本作雨徐偃王廟碑無怪風劇雨義同此也水旱癘毒
此承隸府之州言之然云一邊盡治則并四州府亦在其內不可勝用此承海外雜國言之知大
體知嶽本誤作之兼御史大夫樊曰傳云檢校右僕射而序止云兼御史大夫以往其後始進
撿校僕射也不富考異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李訓干王守澄求節鎮得廣州此語蓋譏之也按
通鑑權因鄭注通王守澄考異李訓字誤來歸樊曰權後終于領南
送水陸運使韓侍郎方本如此建本韓下有約字孫曰約武陵人本名重華後改約按序
云重華則在未改名時方本是也方云約預甘露之難洪玉父云唐志無考非也歸所治考異云所
治當乙陳曰魏文帝及陳思王與異質書並有所治字正不必乙○振武洪曰唐曹璠所撰國鏡云
振武管麒麟勝二州五縣勝今府州也孫曰振武在單于東都護府城內族子按重華武陵人公乃稱爲
族子其送何堅亦自引爲同姓又如安石太原之王與文亮系出琅琊異派然自稱爲宗人子蓋古重同姓如

是當其任孫曰元和六年四月以盧坦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會振武告飢時薛謇爲代州水陸運使坦以重華代之不復饑以下文百三十人種百頃計之九百餘人約種七百頃以畝收四石爲率連二歲得粟五十六萬石償所亡失四十萬石餘十六萬石一人歲得八十餘石則饔飧之外有餘矣十五屯此與出贓罪吏是一時事然必分作兩次洗刷則文有波折而事理亦能曲盡雲州嚴曰今化外雲中郡大同軍節度使治所受降城孫曰東中北三受降城皆在豐州景雲三年朔方軍總管張仁愿築六百餘里計四十里爲一屯五城舊註謂三受降城及朔方振武二軍用人七千上文十五屯已開田千五百頃今益開田四千頃共得五千五百頃以百三十人種百頃計之法當用人七千一百五十曰五千頃用七千者約舉成數言之人方持其議孫曰時宰相李絳已罷相後宰相持其議而止語見食貨志何憂此節從今天子說下是爲國家長計起見二州徽本作三州今從建本吳本按前領云者乃未赴振武以前所歷之官非指轉運所領州縣三縣二州尚留別考指期有此節

從前時奏課卽今功烈說下是爲侍郎一身才具起見與前節分二意皆不可少而巳從大處發端餘令他人代爲收拾運化有方文波疊湧

送鄭十校理○集賢校讐考百官志註開元五年初置乾元院使六年乾元院更號麗正書院十三年改爲集賢殿書院校理之設在更號集賢之後至德二載罷元和二年復置五年註見卷十五上鄭相公書上定鼎門樊日在河南城之正南見左傳杜預註春衫此序及詩洪譜屬四十年下按公爲都官郎在四年六月詩乃有歸騎春衫之句當是五年未改縣令時作洪譜誤

盛山十二詩章處厚元和十一年坐與宰相韋貫之善自考功副郎貶守開州據新史穆宗未立之先已以戶部郎中入知制誥穆宗立改翰林院侍講學士再遷中書舍人舊註穆宗立自開州召入爲翰林侍讀學士與新史不符然謂入爲侍讀則顯與此文乖謬其誤無疑處厚文宗朝爲相太和二年卒○非其自取卬日若非此句理則流於老莊品亦近於劉柳旣乖儒者亦不切韋侯築堤障霤

拒也**水之於海**容也**氷之於夏日**消也**奏金石**玩也**破蟋蟀之鳴**

蟲飛之聲志也**朐䏰**洪曰開州盛山郡隋義寧三年置天寶元年更名朐䏰劉夢得曰朐䏰夔州地名音屈忍蚯蚓也土多此蟲常至夜江畔出身半跳于空中而鳴其狀屈忍樊曰前漢志師古注朐音劬後漢志作朐忍音蠢潤其地下濕多朐忍蟲因以名縣○按集韻劬蠢二音並通惟屈音不收考之鹵醴左朐右末註屈中曰朐又韻會申曰朓屈曰朐以朐爲屈其義自亦有本又考蜀志劉焉傳註趙㢁曰屯朐朐䏰裴松之云上蠢下如振反後漢志但云山有大小石城勢者無音蠢潤及其地下濕等云葢宋本有之今本脫去爾

及此年孫曰處厚以長慶二年四月爲中書舍人**皆集闕下**集闕下者六人皆在長慶中孫曰元稹以二年二月同平章事白居易以元年十二月爲中書舍人李景儉以元年八月爲諫議大夫嚴謨以元年入爲秘書監樊曰時景儉爲楚州溫造爲武陵司馬今諸本皆忘州名疑脫誤按當於李上添楚州二字溫上添朗州二字又許使君舊註多謂許康佐陳曰康佐歷官與見本傳無刺洋尹京事此使君必非康佐與

以嚴謨爲嚴武同愚按卷二十二祭張虞部文有京兆
尹許季同新史附孟容傳後云元和中曾爲京兆少尹
通鑑列之七年正月其由洋州召還爲大尹史或遺之
然據祭文元和十年實嘗爲大尹安知長慶中不再歷
此官竊意此使君或即係印日和詩元白二集
季同舊註誤爲康佐耳慕而爲俱無惟一見於張司
業集蓋慕
而爲者

石鼎聯句詩 始而覩之若無聞賦石鼎則喜見其詩憋
驗則欲以多窮之以苦思壓之詩益奇則
忌之其後思竭不能續而謝且伏道士還責之而懼累
問不應而失色顧覓不見而驚惋自責若有失通篇脈
絡次第如此其行文逐處出奇令人目
不給賞遂忘其其脈絡之細與次第之清 ○長頭而結喉
又作楚語 蔡張本如此方本結上有高字結字絕句讀
爲譬喉下有中字考異本同然以方讀爲非
是謂長頸故見其結喉之高而此高結喉中又作楚語
也愚謂長頸剛去高中二字語已明備無須多贅必欲於結
喉上添高字則喉下中字必宜刪去故雖朱子說愚亦
未敢信爲是或又疑結喉字不典仍欲改從方讀然考

山海經海外有結胸國郭璞謂臆前胅出如人結喉可知結胸結喉古有此語不得云不典當從蔡張本爲是

劉往見云云 道士與侯說却接入劉意中語又追述往時聞說云云此文字曲折處 拘四 張作罔兩按蛟螭等有形之物與無形鬼物殊科合當變文言拘四張與鬼物並言捕逐恐非又罔兩即係鬼物添此亦贅 倚北墻坐 爲後倚墻睡埋根 彭亨 何日詩毛傳炰烋猶彭亨也陳曰易大有九四匪其彭干寶註彭亨驕滿貌見經典釋文 詩旨 介甫本作思旨非是 劉進士把筆則

又高吟云云 張本如此方作劉把筆吾詩云云按張本高吟云云是旁人敘述之辭若作吾詩云云則是彌明自言於語氣似不類今以下文即又唱出四十字例之改從張本爲是 夜盡三更 四字 道士奮髯曰 奮下髯字從文粹增 把筆來 適體轉關處當從考異移置喜益忌之之下 若無聞也 篇中敘劉進士把筆處凡三見而句法各變 考異云請開下十三字張本但存寂然二字無十一字愚按須著若無聞也四字意理乃盡張本他處增損多可取唯此過求簡淨反覺未善 不見

此句按得奇就文字布設而論理合如此作結方使讀者迷離**孤鬙撑**彌明○考異無彌明字謂此似二子譏道士道士之辭恐實非彌明語愚謂彌明本屬子虛衡山道士之云乃詩成作序故爲此荒渺之辭耳朱子知序文故亂其事實欲使讀者不覺而復有此疑殆不可解今從文粹本仍增二字**忽䍜**忽䍜舊作以茲愚按石鼎非鎮當翻溢之物當從或本作忽䍜且與下聯當居字對屬尤親**手所撜**按撜與棖通觸也撞也此句當作棖解不當引淮南子撜溺之語撜溺之撜音拯又祝曰撜當作拯音義全棖之**此物方****施行**洪譏云或謂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蓋以文滑稽耳朱子以或說爲是愚按公祭侯喜文有我或爲文筆俾子持之語知篇中所謂子爲我書及把筆來我與汝就之之云皆實事也彌明爲公自謂益無疑矣然篇中不言侯校書把筆偁托之劉進士則亦朱子所謂故亂其事實者也

祭文

田橫墓○孔聖亦云遑遑云下考異有其字愚按其字贅當從閣杭本刪去歐公石

介墓銘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正用此文句法

哀辭

歐陽生〇縣鄉小民有名於時以下三十三字朱子從呂汲公本定唯縣鄉字方本如此呂本乃作鄉縣按建本悉同朱子所從呂本鄉縣實作縣鄉今改從建本秀出按李貽孫為詹集序言家為觀察比詹為芝英他語亦一一與此文相合錄詹始嚴曰考林蘊泉山銘序謂閩川貞元以前未有以文進者廉使李成公椅與起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為之記蘊兄藻與友歐陽詹繼登正第以其年考之藻擢登第又在詹前又曰長溪薛令之以中宗神龍二年擢第又在藻前退之又謂繇詹始豈考之未詳耶〇愚按蘊謂藻與詹繼登正第雖詹詹先藻後亦可言繼不定為藻在詹前至薛令之神龍登第之說若果有之獨孤及為李椅作記在大歷中猶云閩無儒家流何耶至近時閩志謂林藻貞元七年進士則公與詹同舉不應前一歲之登科錄猶未寓目遂敢作此妄語此殆依傍泉山銘序而錯會其辭者閩志又言晉江蔡沼亦貞元中進士又

先于藻則并藻弟蘊之言亦妄蓋閩人多好附造私譜以苟誣其先人尤以列名志乘爲榮無識者乃反據此駁韓則豈獨孤及林蘊與公生于唐其言皆不可信後人僞撰之言反可信耶貞元〔三〕年公年十九至京師是爲貞元二年三字諸本並誤當改作二死矣此按詹死不知何年然直承前文舉公爲博士言之當在十五年朝正京師以後去公得官博士尚遠若既爲博士則雖非詹薦亦足慰其幽靈序中必宜畧及又此文編次獨孤申叔之前當是十六年冬赴京參調十七年春未出京師時作解其悲下悲舊有哀字今從朱子說刪去事實云云所以解父母之悲以卒詹志者專在此二句朋友親視小說家言詹遊太原悅一妓其後重至妓已逝得其遺髻絕命辭一章詹啟函一慟而卒讀公哀辭知詹一死京師不死太原且有朋友親視等語必非一慟而卒小說家誣妄可笑類如此

題後○雖然自此以下或本辭繁筆鈍渾身如負塗之豕始歎朱子考異之精獨孤申叔孫曰申叔舉進士又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居父喪未練而歿蓋貞元十八年也柳子厚作墓碣皇甫湜

有傷獨孤賦○按申叔與蔡南史同爲王士平客士平尚義陽公主主恣橫不法德宗幽之禁中錮士平于第南史申叔爲作團雪散雪辭狀離曠意帝聞怒捕逐之幾廢進士科事詳新史

行何爲而怨

行謂身處高位上文所謂昭明是也居謂伏處下僚上文所謂昏蒙是也處高位者多受人怨嚚是偏喜厚其所可薄處下僚者復爲衆所悲憐是恒不足于賢故曰下民好惡與彼蒼懸蓋怨者民所惡憐者民所好也方本怨作怒不知其意之所指若謂下民怒之則其語又嫌過重今從建本定作怨

祭文

穆員外○維年月日故人博陵崔愬謹以淸酌之奠致祭於亡友穆六端公之靈

晁本如此方本無此二十七字但于題下註爲崔侍御作五字○按舊註皆以穆員外爲穆員考新史員字與直懷州河內人秘書監寧之子杜亞留守東都署佐其府官終侍御史

避諡

按史建中元年劉文喜據涇州作亂文喜既誅二年淄青李正巳發兵戍曹州魏博

田悅亦完聚與梁崇義李惟岳相應河南士民騷然怨之避盜殆其時歟杜侯孫曰貞元五年十二月以杜亞為東都留守按怨避盜在建中二年至貞元五年穆應杜眸為後八年係縲孫曰亞惡牙門將令狐運之為人會盜劫輸絹于洛北運適畋近郊亞意運為之運命之員及從事張洪靖鞫之無其事亞怒囚員等更以愛將武金誣成其事德宗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無實又令三司覆按時侍御史李元素察其冤加運跡似行盜以曾捕掠人於家配流歸州員等由是獲免○愚按新史繫令狐運事載之杜兼傳然兼為河南尹未嘗為留守且在元和中非德宗時新史並誤父喪孫曰永貞元年十一月員父寧卒往復其昔按作其昔乃與他二字相應考異謂其當作如恐未是六年以并陳曰員父寧以貞元十年殁又三年毋裴太夫人繼亡○按此與孫說異未知孰是當考舊史核正

郴州李使君○維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方本但云維年月日今從文苑本使君員外二兄之靈方無

員外二兄四字今亦從文苑

叉魚

此文敘叉魚事於侯命衡陽之先陳景雲遂謂叉魚詩二十年作余謂首章統敘兩年交誼自貞元二十年至元和元年二月以前一切往還贈答皆在其內因衡陽相聚最久故次章特又追敘之首句侯新命之云乃為費薪芻作引非謂以前所敘皆在未侯命之前也予讀司馬歐陽兩家紀述之文專以事類相從絕不詮序時日公文亦爾如陳氏此論乃昔人所識拙於敘事之文也

衡陽

此下追敘二十一年秋衡陽相聚時事

北湖

孫曰湖廣十餘里郴州最勝之處

讜構

陳曰權文公李郴州誌言時宰盛推其理行將圖陟明而公文乃有讜構之語蓋嘗挂吏議誌特徵其辭耳余謂以被議為陟明此為紀事失實豈得謂之徵其辭公稱李不撓志讜構且有陵晨孤雛之褒是必李能自申於讜構之中使仇者不得肆其誣故時宰服其理行將陟用之也紀事文貴不設其實近文專事貢諛甚至顛倒白黑反以為得體不特文乖古義害且中人心術故余于杜兼房啟柳宗元諸誌及孫樵之誌康某各有論說陳氏不核其實槩云徵詞未免為時論所惑

百車

考異辭語百車見後漢馮衍出妻書

薛助教 按後卷墓誌君以閏三月二十一日發引此文發引日同僚公祭之作又墓誌頗有所稱道祭文獨敘交情可知文不可一律拘近文必欲稱頌德美不特彼此覆見且雖逆心悖理之言不恤覼縷滿紙矣

虞部張員外○維元和十年月日中書舍人王涯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功員外郎庾承宣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邢冊等 自元和至邢冊五十四字方本止存年月日愈四字今從晁本○按六人皆張季友同年考百官志府尹從三品尚書省諸侍郎正四品中書舍人正五品郎中從五品員外郎從六品殿中侍御史從七品據此則許季同崔羣爵皆尊于王韓敘名反在其後可知古人同年皆敘齒明歸有光自言其縣人風俗之厚凡鄉邑慶賀自九卿下至六館學生與諸從事有秩者皆聯名敘會不以秩之高卑相別異是同鄉聚會猶然蓋爵止敘于朝廷非所施於鄉黨朋友也

永絕心耳 前一節敘情 天維不仁 後一節敘德

河南張員外○張十一（建本徽本作十二按集中贈答詩悉題張十一作十二非是）

山林之牢（以山林爲牢與南山詩稱羣山爲圍同義美之則曰圍惡之則曰牢此自韓公用字之法薦士詩用埋字送區宏詩用鋪字前已論之）

南山（郎終南山此言十九年季冬初被行遣出京時事）

洞庭（此下二十年春事）期宿（期宿之期音朞公與張別臨武及是將及一年故曰期）一又（一又建本作一夕按作又與上後期有無句相應作夕語拙非是）騾（樊曰騾驢子）孟首（李洪謝本如此方作猛獸按孟首謂二十一年首春蓋爲來寅字洗刷若非猛獸是爲虎字作註愚矣）州下（臨武隸郴故直指郴爲州下）鹿角（韓曰鹿角洞庭湖中地名元稹有鹿角詩湖旁至今有鹿角巡檢司）狗（許角切方云豕聲）炙酒（按炙字不可解當作炰以聲轉而訛）階下（指江陵府徽本作皆下誤）雍首（署先爲京兆司錄京兆本雍州後改鳳翔觀察判官鳳翔爲岐州元和二年六月公分教東都署猶在京兆故止稱雍首）十一年（署卒元和十二年逆數至二年相別時得此數）相避（六年夏公入遷職方）

署先出刺虔州所謂相避也權臣此權臣大槩指李逢吉南[昌]康朱子曰張刺虔州昌當作康爲人受瘥人讀作民事宗功事當從朱子後說改作序蓋以字形近似而誤

左司李員外太夫人〇同服官僚按左司爲左丞屬官職方爲兵部屬官同在南省故日同官

薛中丞韓曰中丞名存誠累官給事中拜御史中丞卒贈刑部侍郎〇按此與下篇裴太常文俱以四六成章〇維元和九年方無元和九三字今從文苑左掖南臺給事中隸門下省故稱左掖南臺謂御史中丞孫曰北齊號御史臺爲南臺故事樊曰存誠嘗劾浮屠鑒虛賍罪抵死按信州刺史李位無謀反事見舊史本傳

裴太常舊註裴之諱字無考近時何焯謂是裴瑾瑾以太常丞佐杜佑柳子厚有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陳曰舊史憲宗紀元和六年皇太子寧薨國典無太子薨禮司業裴茝精禮學特勅于西內定儀又新史

藝文志茝元和太常少卿茝從司業遷太常茝所著有內外親族五服儀二卷書儀二卷則太常爲茝無疑○愚按瑾之精通禮學不如茝名之著文中允符天旨獨立一朝等語似非瑾所克當又瑾佐杜佑所云太常丞者乃幕僚兼職不應逸其本銜止稱所兼之職如前列刑冊之名必冠以河東節度判官不直稱爲殿中侍御史也當從陳說指茝爲是

○元和九年方無元和九字今從文苑三月日給事中李逢吉給事中孟簡吏部侍郎張惟素吏部侍郎張賈禮部郎中史館修撰韓愈等方本月日下止存愈等二字今從晁本○按公以八年三月爲比部郎中史館修撰九年十月轉考功知制誥此文署銜不言知制誥是九月以前未轉考功時作禮部當作比部公未嘗爲禮部也又按百官志給事中正五品今反敘于四品侍郎之上與祭張虞部文同例可知古人朋友皆尚齒不特施於同年

潮州祭神五首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孫曰維元和十四年歲次已亥三月已卯朔某日持節潮州諸軍事守潮刺史今月二十五日孫曰三月壬寅○按前云已卯朔則二十五日係癸卯孫云壬寅恐誤

維元和十四年歲次已亥六月丁未朔六日壬子持節潮州諸軍事守潮州刺史建本惟此一篇全敘歲月官銜餘四篇止云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方本此篇亦與後四篇一例今以後篇祭城隍文推之當從建本祭日爲六月壬子

稻稔嚴曰稻未成秀也按閩廣之南一歲中稻凡再熟故六月即可刈穫浙東明州亦然皆余所親見若北土則須至九月不秀安得於六月初便云既稔

蠶蔟原蠶不但至再有至三四五者六月而蔟諺所謂三蠶是也○按蠶蔟之蔟其字從草晉書左貴嬪傳修成蠶蔟分繭繅絲宋陸游詩有拆蔟上蔟之語謝翺詩又謂之登蔟俗本從竹書作太簇之簇並誤又蠶老必縛草爲山使之依山作繭俗謂之上山拆蔟上蔟登蔟意即俗

所謂上山故成蔟

後卽可分繭繅絲

將爲人災篇中人災閔人人不人字凡三見皆讀爲民後篇休于人庇于人庇其人並同

袁州祭神三首前一首先引罪後請命第二首先請命後引罪第三首但敘報謝之情前二首人字俱讀作民

柳子厚○維某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五日景午方本止存維年月日四字今從文苑庚子是元和十五年爲子厚卒後之年蓋子厚柩歸公在袁遣祭塗次之作

掌制按公以是年九月還朝爾時尚刺袁州掌制一語蓋追敘元和十年前事

非我知子公所取于柳者爲其工於辭耳其素行實非公取故不敢自附知已

湘君夫人○十月某日公以九月拜祭酒十月始受命舊註此文初受命未離袁州時作

凡卅年於今乃合石本作卅年建本作累年註云累字或作三或作四愚謂公以十四

年春禱神十五年冬報祭相隔一年有餘諸本以石刻卅字可疑故數易其字實皆不合方又造爲卅字前嘗有夢寐之說朱子復斥其非鄙意此七字直當定爲衍文刪去則夙夜怵惕句接上賓發夢寐句爲尤緊

不圭 圭字從石本考異云與鐲同音集韻鐲潔也明也通作圭詩吉鐲爲饍韓詩作吉圭周禮除不鐲注讀如吉圭爲饍之圭陸音曰舊讀爲圭呂氏春秋飲食必鐲潔高誘亦讀爲圭今作佳由圭字誤

竇司業○**兵部** 按公以長慶元年七月爲兵部侍郎二年九月轉吏部考竇牟誌牟以二年二月卒公使鎮州鎮州即在其時舊註謂此文未使鎮州前作理或然也

隸僮 牟由洛陽令轉都官郎中都官刑部屬掌隸簿錄給衣糧醫藥理其訴寃

辭雄 孫曰竇兄弟五人常牟羣庠鞏常牟鞏俱第進士

四繼三同 孫曰謂牟庠相繼爲澤州刺史樊曰四繼則常牟鞏庠皆爲之也○按四繼謂四人繼爲刺史不必定屬澤州如常爲朗州亦是樊說太拘三同亦謂三人同爲郎中不必皆在同州署如常爲水部牟爲都官羣爲吏部是也一云四繼謂牟兄常連刺朗夔江撫四州然牟刺澤州不應反列在外前說近是

分宰

樊曰寶令洛陽公時亦令河南臨洪百官志祭酒從三品司業從四品在太學時公為祭酒故云

侯主簿○吏部公嘗兩為吏部此文編次在祭竹林祭龍之前疑是長慶三年六月以前未為

京兆尹作進馬進馬官名屬殿中省見新史百官志陳曰續通典云進馬侍衛中資蔭官唐舊儀凡大陳設馬在樂懸之北與大象相次進馬二人戎服執鞭侍立馬左隨馬進退二紀公自貞元十六年去徐居洛至長慶三年適二十四年知壽與公交郎在貞元十六年外集題李生壁亦可考子持解見石鼎詩序

釣遊卷三有贈喜詩言釣魚事石刻亦有漁于溫洛之語

竹林神此篇亦先請命後引罪與仰山祈雨文同而辭義切至其用筆伸縮變化如雲龍矯矯出沒無端

無以為饗先敘事于敘事中寓為民請命之意郎天之人人讀民下同建本前篇湖州祭神非天之不愛人人上添一斯字此句之人上又添一下字皆由不知人字當讀為民故耳旱虐次乃推求其故何為字呼起下文自責之意惟腥其次引告自責惠罰無差此下乃及求雨

之意

馬僕射○吏部 長慶三年六月公爲京兆有舉總自代狀此稱吏部侍郎必在是年十月罷京兆後再遷吏部時作舊註云總以三年八月卒然公祭文自是十月中作故嚴有翼疑總以是年冬死

尹寺 尹謂關尹寺謂寺人總貞元中姚南仲辟滑州從事監軍薛盈珍誣奏南仲不法總坐貶泉州別駕

踒 此字一音倭音透者訓折類篇云折足也此當音透其音倭者止訓足跌顛則已仆矣又何足跌之有

殿交州 詩傳云殿鎮也孫曰總以元和四年爲安南都護安南漢交州也

番禺 孫曰八年爲南海節度樊曰即南海廣州本傳作桂管誤

并侯 十三年五月以總爲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使考方鎮表是年廢淮南節度忠武軍增領蔡州因總兼領蔡許故曰并侯舊註殊欠分曉

樂郊 總爲鄆州事見鈴堂詩序

長百僚 謂爲僕射

當謝 此句未詳祝曰謝致仕也一云承上時字言之謂四時代謝歸時秋令將謝也或又讀爲謝世之謝對下弔盛言之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弔武侍御所書佛○了釋氏之信不信不作一句讀不音否或讀至信字絕句不又字連下爲句者非以妄塞悲四字確評

陝府李司馬○維年月日孫曰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五月日愚按郴卒正月丙辰祭以五月殆在將葬發引之日歟

十二兄○皇祖孫曰皇祖廞素桂州長史有子四人仲卿少卿雲卿紳卿紳卿生岌又云少卿當途丞○按史表無少卿而雲卿之先尚有晉卿季卿子卿三人與仲卿雲卿紳卿而六然公誌岌墓但云桂州有子四人不言六子則史表之誤可決也孫八人樊曰其孫曰會曰介曰愈曰俞曰岌見世系表及公集才五人又有弇侍御史死平凉之盟其二人逸也○按弇雲卿子有女嫁李翱習之東制岌卒元和元年六月時公自江陵還朝守官國子博士反骨時岌旅葬虢州故云

文用四字裁句雖間出錯落語體格自整獨其鄭夫人句末或韻或不韻未詳其說杜甫誌其姑墓自

云銘而不韻蓋哀至無文篇中不韻之語豈亦所謂哀至無文者耶○維年月日晁本作貞元九年歲次癸酉九月朔日孫註又云貞元十一年按公以貞元十年甲戌往河南省墓過嫂喪來葬後篇祭十二郎文敘述甚明此文于逆旅致祭且有乃晦靈車之語是正遇嫂喪來葬並非先此聞計遙奠亦非葬後一年補祭晁本恐屬無稽孫註亦非事實飧殘與餐同後卷淮西碑考異引此作餐及紀謂將及一紀時公年止十一故復志賦云歲行未復南遷南原作遠按遠字泛不如作南精切百口按公過始興感懷詩云目前百口還相逐正追感此事方作百日非是江濆宣州有韓氏別業反葬後中原多故鄭復避地宣州喪服叔嫂舊無服貞觀中魏徵令狐德棻等議服小功五月公獨以期則所謂禮以義起者也

十二郎○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考異止存年月日三字今從文苑據苑本老成卒貞元十八年至十九年公始遣祭樊註又云老成卒十七年此文十八年作以後文孟東野往一語推之恐苑本九字實係八字誤文然樊註未知何據當考郎子文苑郎下有子字諸本並脫今

從考異註補入言之悲以上敘往日相依此下敘中間離別又四年公自貞元二年丙寅入京後四年為六年庚午又四年為十年甲戌至十二年丙子佐幕汴州與下文又二年句正合樊以又四年為十一年前祭鄭夫人文孫氏亦云十一年未詳何據西歸按公故籍在洛洛為東都云西歸者汴徐在其東耳上文汝從於東東字正指汴徐或以宣州為東宣係老成別居未嘗與公相從輟汝而就此節哭收孟東野往東野赴任溧陽在十七年吳本註云十八年其說非是汝之子始十歲方云老成二子湘湧湧以季子出繼則湘固宜十歲按以湧卒元和十五年年十九則其生蓋在貞元十八年時公猶未之知故但舉十歲者為言出繼在後後公豈能逆計方說非是哀哉以上三節皆驚疑惋痛之詞六月二日歿以六月遣祭反在五月故知老成先于去年死其不然乎此節問其病與卒日惟其所願此節經理後事嗚呼此下放聲長慟

周氏姪女○維年按三十五卷墓誌公時為中書舍人是為元和十一年

滂此文亦以四字裁句而不韻當入四六一體事詳三十五卷墓誌

李氏二十九娘子樊曰公之姪孫女疑是李干妻干誌云余兄孫壻也又云穿其妻墓而合葬之蓋先干死也

○遺昶嚴曰昶字有之一名佶小字符郎按嚴以符為昶之小字又以祭侯喜文有進馬佶遂以佶即昶之別名然佶恐又是一人也表失戴嚴遂意為之說耳

張給事○兵部公於長慶元年七月由祭酒轉兵部侍郎二年九月改吏部三年十月罷京兆尹又為兵部才七日仍改吏部徽以元年秋被難三年鄭帥馬總遷入以幣之范陽歸其喪文有與魂東歸之語當是徹柩初歸公弔為兵部時作蓋在三年癸卯十月癸巳以後庚子以前孫謂四年甲辰殆為墓誌所誤四年公已為吏部未嘗復為兵部也

梁師梁謂大梁即宣武軍治所孫曰徹父名休嘗佐宣武軍

幽

都長慶元年三月府帥張宏靖自宣武移節盧龍餘詳墓誌

乞留留叶音閣

恨犯怨誌云怨其府從事盡殺之犯即怨字誤文脫去下半心字又訛夕為歹耳

君獨高脫或云此句當作高君獨脫

方與誌中相約張御史長者無庸殺諸語相合如舊本則似徹自能遠害恐非語意○今按此說亦是但以高君二字為誌中相約無殺句作證尚與當日情事未符此相高字恐是韓公高君

女挐 此與祭滂文同例惟卒章用韻為小異 ○維年月日 孫日維長慶三年歲在癸卯十一月日○按女挐之葬雖在十一月其發而歸則在十月此文遣其嫂往嬪所設祭又在十月以前孫以祭張徹為長慶四年祭女挐為三年十一月葢皆為墓誌壙銘所惑 阿爹 舊註荆土方言謂父為爹南史云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 疾亟 原作極今從或本 不免水火 昭十九年穀梁傳文

讀韓記疑卷六終

讀韓記疑卷七

嘉興王元啓宋賢著

男尚珏尚緗校刊

碑誌

碑敘學行履歷勳業立於墓上誌述名系爵里生卒埋於墓前墓碑本以窆棺後遂刻銘其上猶廟碑之文即刻於其麗牲之石也集中墓碑廟碑統入碑例又誌銘亦刻於石故後世統謂之墓碑板文○又按後世論墓碑者多據檀弓公室視豐碑之文謂古碑以木爲之用以窆棺非有文刻秦漢以來稍始用石爲之刻其上然觀孔子題季札之墓疑碑文未必盡出秦漢且其所題之碑未見必非是墓石至誌墓文載文選者惟梁任昉爲劉𡡉妻王氏作一首李善引吳均齊春秋王儉之言以爲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爲王琳石誌宋以司馬光亦云延之爲王琳作誌以其素族無銘誄故以紀行自此遂相祖習然吾讀謝惠連祭古冢文其事亦在元嘉中已以銘誌不存爲慨則知銘誌自昔有之晉王獻之有

保母誌是卽石誌不始元嘉之確證也但古人文字質樸不傳於後元嘉以後始有傳作延之其最著者耳然在公集中誌墓文尤最奇古無一語為近人所恒道者

李元賓墓銘韓曰今石刻首題云韓愈撰段季展書後題云十一年十二月建立疑立石在葬後○按此文考異悉從方氏石本今兼取或本不盡從石刻

○登上第貞元八年年二十七博學宏辭按貞元九年崔虞部主宏辭試以名上者三人公亦與焉其後二人者皆得之公被斥疑元賓卽在二人之列蓋此時元賓文譽出公上故公自謂華實不兼為時所不與

太子校書唐制太子校書正九品下考選舉子秀才明經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為及第進士分甲乙二等秀才明經入上上下第授官正九品下進士甲第從九品上○按唐世最重進士科據選舉志明經入第三等得官正九品進士入第一等得官反下一階似與情事不稱今觀以進士舉得官正九品下後篇薛公達補家令主簿亦然唯鄭羣初授正字為從九品上竊恐選舉志之言亦未足為據

又一年又字從或本增以前後年歲計之當有此

又字死京師樊曰貞元十年崔宏禮賣馬賣馬字從他本增○按爲李觀治喪葬見新史宏禮傳宏禮後爲天平節度討李同捷之亂官終刑部尚書友人昌黎韓愈石本友人下無昌黎字愚按友人字上文已見復出當刪昌黎字却須增入乃與上博陵句相配後篇施先生墓銘上云其僚太原郭佽買石卽下不更出其僚字但云昌黎韓愈爲之辭卽其例也今從或本行出乎古人元賓早世無功業可見只才高二語足盡其生平而亦非他人所得冒承矣此謂辭堅義卓不愧著作如經

崔評事墓銘○四十七年據後文卒年五十六則此當云四十九方云七當作六不可解又據方說推之竊恐上文貞元八年八當作五益王棲曜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在四年三月後一年辟崔佐幕於事理爲近然則方云作六不謬本文八字誤耳五十有六矣前云四十七年矣益借其從傳之晚此句總計生年五十六不爲多壽矣字當減去其二月其字衍文又按是歲二月汴州軍亂崔喪先於正月歸汝故不與其禍必哀盡焉此節文字王安石爲人作誌其句法往往步此妻

鄭（吳本脫妻字）吁其悲（銘辭三句喜一句悲）

施先生墓銘○善講說（首敘業行○凡人獨切處必須入首即與題明先生善講說及後薛公達不同俗盧殷能爲詩孔戡與從史說君臣父子道王適負氣李虛中深五行書韋中立樂弛置自便張署方質有氣胡戾公自刻削子厚精敏樊紹述書多李干受藥法皆于入首題明實龍門作史遺法又按文宗議士丐爲穿鑿之學謂學如浚井冀得美水而已又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士丐講說畧見劉夢得嘉話非孟子深造自得之學也）由助教爲太學博士（百官志四門助教從八品上太學助教從七品上太學博士正六品上考異本太學博士作博士太學云下太學二字疑衍不然則或在博士上今按建本實作太學博士朱子偶未見耳今從建本）不離太學（朱子嫌凡下八字重複愚謂刪去凡十九年四字添始終二字較穩○次序履歷）齋郎（終敘世系）施父（孫日魯大夫見桓九年左氏）施常（史弟子傳作施之常）博士（施讐傳田何易見漢書儒林傳）太尉（事在順帝陽嘉二年）吳人

補敘里居曰續孫曰吳志朱然字義封本姓施氏子績字公緒〇按施然朱治姊子治未有子乞以為嗣故冒姓朱氏後治自有子曰才治卒然乞復本姓孫權不許後五鳳中子績始還姓施氏方本續作續非是又按朱然幼姓施氏續又還姓施氏故可援為士丐世系非冒承他姓者皆可援作本宗也墓補敘葬地誌中不書邑里葬地悉於銘辭見之歐公為楊偕王汲誌如此王安石誌陸廣墓則并履歷行事亦見銘辭然而諱字里居遷從葬日葬地誌紹兩見猶末合昌黎之法明歸有光於洸璧之葬地曹世詎譜椿之世譜播士英妻之父祖夫子孫會卒葬月日迹諸銘亂即誌中緊不之及故吾謂誌墓文惟明代歸有光最得昌黎遺法宋人如安石輩皆不免為昌黎門外人也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〇起居舍人按百官誌起居郎掌錄天子起居法度起居舍人惟編詔書不及他事四夔舊註永泰中會與盧東美張正則崔造為友時人為之四夔舊史載崔造傳摭言以何長師李華盧東美韓備為四夔非是太常博士掌辨五禮考功員外

掌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擧其職**敘盧事業止三字**行不可一二擧**此公全部誌銘

之通例故曰紀事必提其要**二年二月**時公為國子博士

房使君妻鄭夫人殯表鄭上妻字從建本增諸本並脫**〇永貞冬至**時公為江陵府法曹

楊燕奇碑文〇年幾二十孫曰天寶十四年祿山反時燕奇年十八**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考史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興元元年十一月宋亳節度使劉洽敗之於陳州戊午克汴州今云貞元二年誤也至前文寶應為上元之誤九年從朝為八年十一月之誤則舊註已辨之又洽于是歲賜名乎佐故註家悉稱洽為乎佐**以城叛者**都虞候鄧惟恭與監軍俱文珍執李萬榮之子廼歸京師據碑文廼之被執燕奇與有勞焉**實封五百戶**考異本無五字今以下文眞食五百戶考之當有又考唐制凡封戶三丁以上為率歲租三之一入于朝廷食實封者得眞戶

十五遷 文以紀事垂教事無可述言不足垂教槩從其畧可也公敘燕奇事甚詳至所歷官次止書始命及垂沒之官餘以十五遷三字了之他如裴復歷十一官房武十二官皆不書所歷何官作碑誌文當用此爲法近文雖陳官次至累幅不休不知此何爲者也

通王屬 舊註通王名諶德宗次子貞元中領宣武及河東節

其年十月 時公爲宣武軍觀察推官年三十一歲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

〇公諱復 按公文於顯官稱公外官自節度觀察外稱行軍司馬亦稱公唐制少尹從四品下如李素以河南少尹行大尹事亦稱公若楊巨源爲河中少尹及興元少尹房武止稱君此誌標題稱君誌復稱公未詳其說

父虬 孫曰大歷初虬爲道州刺史五年與澧州刺史楊子琳衡州刺史陽濟同討湖南之亂校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節度使崔灌澧州刺史楊子琳討之事見遜鑑然不言衡道二州同討孫註云云尚當別考〇又虬爲道州唐史不載止見於集古錄怡亭銘跋語樊謂歐蓋得諸怡亭石刻沈德毓語余云浯溪觀有唐賢題名大歷四年虬以著作郎兼侍御史爲道州刺史杜甫集

有送裴二端公赴道州詩又有暮秋枉裴道州書劄詩孫註所言證之黃鶴註杜皆符樊似考之未詳
諫議大夫虬為諫議歐公謂唐史不見其事沈曰杜集舟中苦熱詩題呈聶令詩自註皆稱陽濟楊子琳
為中丞殆由五年討亂特命進兼中丞以寵之然別虬為諫議或亦由道州內召唐史偶逸之爾
贈工部尚書首敘世系主書記建封以書記召復及至又署他職實未嘗掌書記說見卷十三掌書
記廳石記元和三年公時分教東都卒之四月謂八月也杜翟村次敘履歷卒葬
十一官說見楊燕奇碑文可銘卒敘行事晉陽晉陽縣名屬河東太原府復河東人意其
所居即晉陽故有此稱無外無私外謂發妹孤甥私謂諸弟
國子助教河南薛君墓誌○水部郎中建本註云石本水作禮
務出於奇此句特提家令主簿說見李觀志佐鳳翔軍時邢君牙為鳳翔尹皆
起隨之此句如畫的壞所謂分外出力之何連三大呼笑如聞其聲如見其事協

律郎正八品上棄奇應前奇字此為通體轉捩處國子助教從六品上卌音思必反
四十併也二月十四日公時猶為分司博士與薛同僚六月始改都官員外郎後再絕
方本絕下有皆有名三字今從或本刪去廿二十併也音入太子通事舍人正七品下掌導
宮臣辭見承令勞問司錄註見溪註董宦不遂石本宦作官今從或本銘辭歸議句善
覩尤誰句善轉可絕句善接韓公使筆如龍郎此可見
韋氏夫人墓誌○王考夏卿古稱祖為皇考此王字恐當作皇選壻季字
愛字選字皆著意語校書秘書省唐制秘書省校書郎正九品上果直言能字果字皆著
意語左拾遺從八品上掌供奉諷諫御史正八品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縣先姑氏
稹母滎陽郡太君鄭氏白居易為之誌見文粹公敘事雖空虛無實處一皆精確不移四年七月
公時為都官員外郎敘宗親自述誌文前半詳敘世系之故一女孫曰女曰保子後適校書郎韋

盧殷墓誌 唐制縣尉主分判衆曹收率課調屬京縣者從八品下登封爲幾縣正九品下樊曰孟郊有弔殷詩十首共一云河南韓先生後作因依磨一片嵌巖書千古光輝謂公此銘也

○能爲詩 此句提綱人必有所專長作文亦必有一篇主義信筆鋪陳便不作成法度 千餘篇 何曰今惟唐御覽集中存十四篇 無書不讀 波瀾 資爲詩 資上或有自字何曰惜其不有試用止自鳴於詩也○愚按何說非是止用以資爲詩謂自詩以外無他著述可傳也如何說不成有試用者所讀書乃皆餉人爲詩耶

孟簡孟郊馮宿 三人皆能詩者 病不能爲官 韓文語語從實所謂修辭立其誠亦斷無一句可以移用他處 盡寫所爲詩 始終不離詩字 死登封 前云卒登封者誌其地也此承宰相不能用言之云死登封者死其官也前後語同義別或於死字絶句劃登封字聯下將死爲句者非 河南尹 時房式爲河南尹 又爲詩 仍緒任詩一筆 比邱尼云 適體無一字不

精切眞所謂刱膚見骨之文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官族此誌專就房氏族世生情太尉之叔祖

父太尉父融天后朝宰相融父乎基弟乎静乎静者融之叔父太尉之從祖也刊本皆云太尉之叔父獨徽本此下註有方無祖字非是六字知朱子本叔下原有祖字刊本誤脫之今補正家法所謂世有人

賢父兄特用子弟父兄等字專爲房氏官族生情十二官武歷十二官公止載其副丹陽軍使

爲盩厔令施州刺史以此三處營繫吏民之思也母弟式此下另出一意作結然亦從房氏生情

河南尹唐制給事中正五品上府尹從三品中丞正四品下觀察使百官志不載節度觀察以下諸使階品荅悉以所帶京銜爲階品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歛之三月方云或作八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考之史亦合○按據此則上文二月當作三月歛之三月却當作五月陸渾鳴臯或本如此方云考唐

志鳴臯實在陸渾○按方知鳴臯在陸渾而其所從之本則作伊闕殊不可解**博士**是年公自職方下選**銘法**謂素行應銘法所謂紀事必提其要**喪其父**孫曰素父欒上元三年卒按此又一李欒非貞元中代杜希全爲靈州節度者**宏農**地理志宏農緊縣**芮城**芮城望縣**京兆鄠**畿縣尉正九品下**萬年簿**赤縣簿從八品上**母夫人卒**結前教育外氏**改尉長安**赤尉從八品下**詹事丞**正六品上**殿中侍御史**從七品下○按素以緊縣簿爲望縣尉又以赤縣簿改赤縣尉又由正六品上之詹事丞選從七品下之殿中侍御史不知唐世遷轉法何以紛亂若是**使侍郎**元和元年四月以兵部侍郎李巽爲度支轉運鹽鐵使使侍郎謂領度支使之侍郎葢指李巽而言或讀使字屬上句者謬**權將之戍諸州者**詳文勢戍下諸字當著句首權字之上今乙正孫曰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爲所部蘇常湖杭睦五州鎭將察刺史動靜以姚志安處蘇州**錡反**時爲元和二年十月**還走州**焚月錡反素爲志安所敗生致於錡未及京口潤州大將張子良李奉先等執錡素

獲免**抱扶**愚按賊急卒不暇爲一句走死又爲一句何謂不暇爲備故聞素還州而走死他處非謂不暇走死也民抱扶迎猶言扶老携幼以迎謂民自相抱扶非謂抱扶州賊也此一節朱子所讀似皆誤**行大**

尹事樊曰六年三月事**黜屬令二人以贓**以贓二字或屬上句或屬下句朱子謂屬上句者語意差澁愚按若屬下句則歲字之義難通二人之賊豈能歲代民賦五千萬之多終無休息乎鄙意止屬上句爲是**其次曰道樞道本**舊本樞下重出其次曰三字今從或本删去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集賢校理註見送鄭涵序○**十代祖**十或作七方作九云下七世爲曾祖則此當作九愚按由五世祖以上逆推之至第五世爲十世祖由十世祖而下順推之至第五世爲五世祖下云後七世爲曾祖則猛爲十代祖可知或本作七蓋由十字誤屈其脚耳若此句作九則下文當云後六世方說非是**官號大司空**樊曰後魏官氏志有司空蘭陵公石猛**劉復**古垂銘墓之人如是〔貢〕【冀】**州**樊曰李翺薦洪書云明經出身曾任冀州糾曹此黄字蓋誤○按百官志

無糾曹糾字恐誤 **錄事參軍** 郎州主簿武德初改 **聞四海** 四海雖係虛敘然非洪不足當之 **李建** 孫曰建字杓直元和三年高郢奏為殿中侍御史 **浙東使** 舊註以宣使為盧坦浙東使為薛苹按苹後還帥浙西不詳歲月其始為浙東則在元和三年至五年七月坦為宣使正月當洪赴河陽之日其辞誠後河陽但苹為浙東已閱二年有餘何以必俟坦為宣使始來交辞竊恐與坦交辞乃在還帥浙西之日本文東字或即西字之誤耳 **為第一** 洪無事業可書然如聲號閩四海及餘慶之薦李崔之讓宣浙河陽之交辞與從事第一之考語語獨切石生無一語可移贈他人即此見公筆削之嚴 **其游韓愈** 公先於是年二月自職方下遷博士 **止於斯** 的真是石洪墓銘言簡意深彷彿延陵十字之碑

觀察使韋公墓誌 校新史循吏傳敘丹事與公誌微有異同恐由史誤舊註悉依史傳作解故時與公意不協今據公誌稍正其訛 **○宇文明** 考異作宇某詔作文明非是校史傳實作文明今從或本 **孝寬** 祝曰名叔稱以字行 **校書郎** 唐制崇文館有校書郎二人從九品下 **咸陽**

尉歲尉正九品下佐郴寧軍州傳云張獻甫表佐郴寧幕按獻甫節度郴寧在貞元四年七月

太子舍人註見卷十九與鄭絪公書起居郎註見盧東美志少誠死孫曰少誠以元

和四年十一月死其圍許在貞元五年八月去其死時尚遠死當作敗○按少誠圍許爲劉昌裔所敗事詳劉

統軍傳立其祠孫曰貞元十六年事容州刺史孫曰十七年事化大行新史于城

容州[illegible]二事并文有教民耕織止游惰興學校民管[illegible]不得擅爲錄又有教種茶麥等

事太中大夫文散階從四品上河南少尹孫曰二十一年五月事至襄陽

謂未赴鄭滑又有他命也不可易將憲宗以丹代李康至漢中會闢遣盧文若取梓州康悉力拒守

故丹上疏言不可易將易將謂代康爲東川節度非謂代高崇文爲招討使也至崇文既取東川又以梓讓崇

文乃又是一事不宜牽合爲一皆註殊混請徵還丹未拜晉慈隰觀察以前未嘗奉詔徵還所謂後還

者丹上疏自請云爾方本排去請字非是今從或本讓高崇文孫曰丹至漢中表言崇文客軍遠闕

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必能有功

將行上言

新史丹傳云閣歲自陳余謂丹以元年四月拜晉慈隰觀察使至是改命江西帝蓋理丹前語耳誌云將行上言宜得其實新傳特意為之辭耳

河東

陳曰此河東謂蒲州非晉陽也蒲州古河東地以晉陽為河東自唐代始府蒲州則置河中府矣○按公記元和闕事不從會近制而遠作古稱考新史地理志蒲州置府雅曰河中郡名仍曰河東以蒲州為河東並非古制陳蓋不知河東郡係稱名是以絕有此疑貨則諸州皆有稱名不特蒲州如韋處厚貶開州公以為盛山解郡是也至晉陽雖隸河東然為太原屬縣不應反以三州隸之陳記未免無事自擾

上以為忠

賢者賢其自守忠副忠于謀上二字義指各殊借作前後開日不嫌重復方衣無此曰字考異疑公自嫌重復故闢其一恐皆非見

為河東

務曰元和二年正月以宰相杜黃裳為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丹為江西觀察使○按新史方鎮表元和三年罷晉慈隰觀察使以三州隸河中節度使倒黃裳為節度在三年丹罷觀察之後終考慈紀黃裳罷相在二年正月孫云以宰相節度河中又制即在二年雖加之日新史紀事多外孫據舊

史宜得其實

免賦

按取民之法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虞衡之入上供有定額非觀察所能私免賦供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府庫賜予之用軍帥得意爲調劑故以免其半者勸率之

別命置

南北市營【中】爲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人去渫汙氣益蘇復作南昌縣徙廄於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諸軍歲旱種不入士募人就工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饑

諸軍至病飢二十六字舊著南北市營之下爲長衢之上今按爲長衢以下十九字直接南北市營言之句首疑脫一中字置市營爲長衢徙馬廄與上文爲死屋凡四事皆所以謀其居諸軍歲旱以下則所以謀其食下文築堤扞江則又爲民禦灾捍患舊本錯亂無序今改正又疑南北夾兩營五字爲衍文東西字改作衡延尤善讀者詳之文人去渫汙之渫祝引井渫不食爲解則與下文汙字○義背廣韻以除去爲義則又與上文去字語複按史文帝遺稽粥單于書有渫惡民之稱前漢王褒聖主得賢

臣頌又有去卑辱與渫而升本朝之語高紀媛罵師古註日媛者渫污也則渫字本有污義此處當從高文二紀王褒傳三處註文爲解

五百九十八徽本作九十一今從新史及劍建吳本

男女若

干按前夫人有子曰寘寘後夫人有女一人而曰凡公男女云云者蓋兼庶出子言之樊曰杜牧作遺愛碑云有子三人寘宙岫宙咸通中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嶺南節度使岫終福建觀察使寘無聞唐史世系表則著寘宙審而遺岫審大理評事愚按以兄名寘宙推之當作審碑文作岫蓋字誤耳歷官則恐當以遺愛碑爲是史文或誤

明年七月時公自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

不華可見紀事文宜從質

武

陽武陽丹封號

王屋縣尉畢君墓誌

○景公生炕杭本及史傳皆作炕方作抗○按自搆以下至坰子鏞鈺等皆以五行相生之次爲名當從杭本及史傳作炕方因下有抗字致誤

宗人宏何日

畢宏疑卽杜詩所云畫松者愚按下云宏死坰壯始自別爲畢氏則所謂宏者乃宗室李氏非畢氏也若贖坰

者亦係畢氏何須自別何說謬登明經第明上登字從朱子增入河南尹樊曰元和四年以杜兼為河南尹兼嘗佐徐泗軍與坰同僚繼數尹孫曰兼卒房式河南士美繼尹河南家無一錢所謂謹廉吏

胡君墓銘

○進連倫集註明允父瑱伯父玖皆登第厚完考異二字見晉語秩大夫秩或作秋非是以証傳考之証未嘗為刑曹而嘗遷左諫議大夫于元和八年方云元和九年証以御史大夫帥振武十三年召還下云友韓愈司馬徒登十二年從征淮西時耶沈曰按方說以司馬為行軍司馬則徒字無著據韓註証以八年遷左諫議大夫是時公正為太史比部郎中竊疑司馬謂馬遷父子○愚按依沈說則所云司馬徒者猶言太史公牛馬走耳不特徒字有情接下作銘系序義尤親切方說未免支離

襄陽盧丞墓誌

此篇以其子之乞銘者為主前半用七吾字筆勢橫逸絕倫後用能子二字作

結簡老不支○始吾父追敘歷三縣尉三縣方作萬年縣○按如方本則縣字為贅又萬年係京兆赤縣非曹州屬南華言州萬年不言州亦非例也作三與下至字有情今從或本常最其

列常徽本作當非是先君沒十三年而夫人終考異歿下有而字年下無而字○愚按此而字當從方本著年下魏本亦然後卷周況妻誌云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卒句法與此正同

吾曰據法此吾字當改作愈勿與前文七吾字相混元和六年公時為職方員外郎

法曹張君墓碣○逢盜李肇國史補云張圓佐韓宏舊吏宏初秉節事無大小委之後乃奏貶圓多怨言及量移誘至汴州極歡而遣之行次八角店白日殺之收其財賂而還集註云此誌但云逢盜死途中未嘗署及貶諭之意國史補恐未必可信愚按誌中明書坐事貶嶺南何得言未及貶諭之意但圓死在有事適東方之後距其量移時已隔數年國史補謂量移時殺之尚恐未的耳日月葬日月二字

常乙許賜之銘幸方作將魏本註云一作幸按幸字義長今從一本辭遂序次云云

朱子曰旣辭而遂序其事葢一辭而許所謂禮辭也能開朝廷句特變逸明年二月日元和五年二月公時尚爲都官郎日或作庚午韓曰二月無庚午庚午是正月晦

參軍苗君墓誌〇邑於苗舊註楚越椒以罪誅其子賁黃奔晉晉邑之苗有守上黨者上黨郡卽潞州家壺關壺關潞州上縣使卒孫曰貞元十一年路寰爲江西使十三年寰卒後使李巽太原時嚴綬爲河東節度二年六月公時以國子博士分教東都於是月末詣京丙寅韓曰以歷推之爲其月十九日必復韓曰世表蕃生著著生倩惲格登科記倩長慶三年惲太和五年格八年皆登第然誌謂蕃卒時男女皆幼自元和年至長慶二年甫十五年豈遂有孫登第耶然則世表蕃下之著誤矣疑倩惲格卽蕃子而執規執矩必復者蕃死幼未名特其小字爾安施按近人偁明代歸有光誌墓文尺水與波移步換形直追昌黎讀公苗蕃誌可知尺水與波之法亦卽可以得移步換形之妙歐公爲尹師魯墓誌卒章正用此法

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〇賢佐通篇從此生情故敘畢生行事於昭義特詳不得爲此危辱誅死下又著此語使聽者神聳五六歲從史以貞元二十年帥昭義至元和五年始敗首尾七年截于前一年謝病凡居昭義五六年皆曰孔君孔君云語極酣暢使讀者精神湧溢李公孫曰元和三年九月以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衛尉丞從六品上按截佐昭義積官殿中侍御史爲從七品下今改從六品上反謂之降黜未詳其說員外郎亦從六品上與衛尉丞階品正同顧不用彼用此余讀韓集每疑新史百官志多失實恨無由考正衛錄事諸衛錄事參軍正八品上評事從八品下不得已留按戡與從史相依頗久此留字當作句絕或連下一歲爲句者非棄去遂敗仍收到此一層無一語濶漫父某云云按方謂公諸誌皆載三世此載二世爲不合然考集中施士丐盧東美張圓張季友衛中立張署馬少監樊紹述張徹韓岌諸誌及楊燕奇胡良公碑文皆止書其父祖又有歷敘前世不止於載其曾祖者又有畧敘前世獨不書其祖者如路

應碑韋丹盧丞李道古柳子厚諸誌是也至如韋溪孟郊獨孤郁李惟簡韓宏盧於陵各碑誌則止載其父而祖以上槩闕若李楚金誌則并其父祖均闕焉而特書其五世以前之遠祖又有絕不及其世系者則盧殷李于二誌是也筆削之法蓋難一例方氏之言斷爲固矣

允義

以允義二字該括全誌一語之下嚴重如鼎

河南尹杜尹墓誌

杜尹考異從別本作杜君按兼爲河南大尹與裴復房武爲少尹者不同例合稱公別本作君實乃尹字誤文公感春詩云前隨杜尹拜表迴郎謂兼也今從方本作尹又疑河南下尹字是衍文河南杜尹猶所謂某道某觀察是也○舊註本傳兼刺濠州日誣劾韋賞陸楚二人以罪殺之柳子杜兼對乃取其在濠州能黜鍾離令之讒今二事爲誌皆不載豈其善不足以擠惡故畧之耶○愚按兼爲濠州值張建封病亟陰圖代之驅至府幕僚李藩斥之頭蹌而返及建封死兵亂兼誣奏藩搖動軍情上怒詔杜佑殺之佑以百口力保獲免兼擅喜怒賞罰至不容憚殺無罪人以快其私忿其爲人大畧可想其黜鍾離

令之讒特子厚自爲讒說所困久斥不復故有激言此如感薦福浮屠之鶻能忍飢而釋燠掌之鳥不恤身施毛廟以從之此正其狗人喪已不自貴重之處何足據爲定論公爲兼誌敘其族世官次爲詳不一語及其德行謨獄銘辭署有稱道亦甚纖微公文辭義謹嚴不苟爲假借若此○京兆諸杜此杜之別派非兼始粗洹水此則近世懷州杜氏所出太宗宰相孫日高宗顯慶元年三月以正倫同中書門下三品二年九月封襄陽郡公今云太宗誤也封襄陽見與京兆無涉葬京兆敘其得葬京兆之由正見與京兆異派是爲主中之客武陟此兼近代居葬之地爲主中主字某史云字處宏陳日又字叔通見權文公送杜少尹序蕃兼有兩字甲兵原作兵甲今從考異乙正○孫日德宗既厭兵大抵刺史重代易至歷年不從兼採帝意謀自固郎武備募召勁兵三千帝以爲才遂橫恣來請

銘時公爲都官員外郎笑語指麾兼所長在書記

平陽路公神道碑按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碑立其地故名此蕭朱子從方氏所據石本今

按建本所載石本字多與方異知方所據石本未眞故今所校定時亦參用他本○韓曰按石本其首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上騎都尉韓愈撰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上柱國榮陽縣開國侯鄭餘慶書將仕郎右拾遺內供奉賜緋魚袋陳岵篆額後云元和七年歲次壬辰十月丙子朔十五日庚寅建○按百官志文散階正五品上曰中散大夫正六品上曰朝議郎又云國子博士正五品上碑額署銜朝議似國子博士實止正六品上又據四門博士正七品上其散階曰朝請郎而公上李實書乃用從九品下之將仕郎竊恐百官志所載階品今本傳刻多謬誤以公集及碑石所載考之多與新志不合又按古碑首列撰人氏名書丹者次之篆額又次之近刻以爵之尊卑相別巽至列篆額書丹于撰文之前殆可一笑也

○始行靈州

方本始作治按作治則行讀如字而下句當云功終南邦作始則行讀去聲下句終功字不必改易然建本云石本作始而方據石本又作治疑方據石本未必背其親見也

終功南邦

樊曰大歷七年正月以嗣恭爲江西觀察使八年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反殺嶺南節度使呂榮貴十月以嗣恭兼嶺南節度使往征之十一月克

廣州斬晃○按新史以嗣恭觀察江西爲永泰三年循州刺史爲嶺南將呂崇賁爲呂崇賁今考永泰但有元年無三年且在大歷以前其時晃猶未反新史並誤

侍御史著作郎 唐制臺院侍御史從六品下著作郎從五品上

虔州 新史應於貞元初出刺虔州

劃隸雩都作縣之安遠 地理志安遠虔州中縣貞元四年析雩都置按此句有誤疑當云劃隸雩都之安遠作縣蓋安遠舊爲雩都屬鄉今始作縣傳本脫去之字又誤註安遠于縣字之下遂不可解或直云劃雩都之安遠作縣刪去于隸字尤善方本隸作餘字義更未安

進服色 新史李泌爲相帝問誰于卿有恩者朕能報之泌言曩爲元載所疾諭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常畏之會與其子應並驅馬齧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悶不言勉強見父臣常媿其長者帝曰善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服金紫

岳城樂成橫陽 按岳城當作樂成樂成橫陽皆溫州屬縣樂成今名樂清橫陽今名平陽刻本俱成岳城蓋因聲近而誤

宣歙池 孫曰永貞元年十二月自常州遷

劉闢誅 劉原作蜀按下句即有蜀字不宜複出今從建本作劉與下稱李錡一例

錡

反〔事在元和二年十月〕坐牢江東心〔建本註云石本坐作至愚按作坐作至皆未安此五字直

當定爲衍文刪去新史應傳無之〕響山石〔祝曰響山宣州山名元和二年亭成三年權德輿記其事〕

〔〇按權以五年九月相三年猶未爲相此特追書云爾〕得米石者〔按石上脫一米字當補〕正

平里第〔嶽本里下無第字非是〕褒功〔建本註云石本功作嘉〕人事〔人讀作民〕凡代

〔代讀作世〕維難〔難建本作艱〕既碩〔碩石作顒按碩與題字爲類顒字空虛無着今從建本〕以

有〔以舊作已非是〕有經〔按周禮冢人用爵等爲封土之度與其樹數說者謂觀其封則知位秩之高卑

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所謂維樹有經也石本有作在非是今亦從建本〕

烏氏廟碑〇世本〔劉崧曰世本十五卷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卿大夫系氏名號〕存餘

枝鳴〔劉曰烏存逐其主見左氏昭二十三年烏餘弃晉見哀二十四年烏枝鳴戍宋見昭二十一年〕獲

〔烏獲秦武王時力士〕走可寀干〔方云可寀干契丹勇將新傳承玼破奚契丹於捺祿山又戰白城斬〕

首萬計可突于奔北

渤海擾海上

樊日許孟容作承玭神道碑云渤海王武藝出海濱至馬都山屠陷城邑公以本營士馬防遏要害○按捺祿走可突干馬都拒武藝是二事他本無突渤海擾四字干讀汗干下別出于字是合二事為一事今遵考異定從方本

深高

深謂塹原高謂累石

運錢

陳日唐以平盧帥領海運承玭却渤海之兵于是東陲息警運道無虞故歲罷運錢千萬計按寇至民逃須宿重兵鎮其地今既累石塞道寇不得前則重兵可撤故歲罷運錢至三千萬運錢指陸運之錢若海運係國家定制不以息警而廢何罷之可言又承玭本傳云流民得還士脫鎧而耕歲省度支運錢亦指陸運言之

承恩

樊日承玭從父兄

事發族夷

初判官耿仁智說明歸唐已而復叛李光弼以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陛使圖之語泄被害思明上疏請斬光弼疏入函仁智輙易去亦被害見新史恩明傳

走免

孫日乾元元年六月思明捞殺承恩連坐者三百餘人承玭奔太原

石嶺

本作佐領按河東沂州定裏縣有石嶺關逼近邊疆時有層兵出戰之事若左右領運則職典禁旅承玭奔太原自應即授河東軍使不應反援以禁衛之職

且十六衞但有將軍並無軍使或本非是數備禮登方作備禮登壇考異乃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數袁氏廟碑所謂數以立廟亦同此義方本抹去數字登下添壇字登壇則與立廟何關右祖左孫或作左祖右孫考異廟制以西為上方本為是云誰無子無子嶽本誤作其子迫息迫嶽本誤作息

河東節度使鄭公神道碑○南祖補註嶅為太常少卿子溫燕太子詹事生三子膳號北祖恬號中祖簡號南祖○按簡即儋之九世祖嘉範嘉範為簡六世孫必能再立鄭氏用必能字領起為下六能字之冠參謀孫曰興元元年澤為山南東道節度奏儋為參軍西戎孫曰至德後河西州縣皆陷吐蕃將說方云李說也旁九郡按方鎮表太原府以北諸軍州節度兼北都留守領太原及遼石嵐汾代忻朔蔚雲九州韓註有沁州無朔蔚二州殆并太原郡數之為九其實非是白雲翁方云令狐楚嘗為太原從事有表奏十卷自號白雲孺子蓋以媚儋

也陳曰令狐楚先受桂帥王珙之辟楚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預帥府燕樂滿歲謝歸太原諸帥高其行相繼引入幕府及後表奏之編自佐桂幕始自號白雲孺子蓋用狄梁公登大行遙望并州親舍事方說非是

不得須臾有尊富之境豈可恃患欲為得失哉言外寄慨實深既立僭為節度始終不及一年故曰不得須臾有既立一句收足前文七能字

沂國公先廟碑別本云朝議郎守尚書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護軍韓愈奉勑撰韓曰石刻後題云朝議大夫安足胡証書并篆額京兆府廨有此碑○校唐制諸郎中自吏部二人正五品外司封以下皆從五品上其散階為朝議大夫今曰朝議郎則是正六品上不知散階何以與官品不同

○宏正先祖父樊曰宏正父廷玠大歷中為滄州刺史李寶臣朱滔聯兵攻擊欲兼其土宇廷玠固守能保全建中初田悅領魏博節度召為副蓋悅父承嗣與廷玠為從昆弟也及悅姦謀敗露廷玠諫不從乃謝病不出三年憤鬱而死○校廷玠祖曰璟生二子守義延惲延子廷玠守義子承嗣廷琳悅者廷琳子棨謂承嗣與廷

玠爲從昆弟則是謂悅父承嗣則非承嗣悅之伯
父也或承嗣當作廷琳或父上當增之伯二字
事嗣
歐云往時用他本改云衍訓嗣事今碑文云衍訓事嗣
與印本同知其妄改也又他本改奉我天明爲奉我王
明以降命書爲降以命書皆知其妄改
○愚按事嗣者以繼述先志爲事也
其廟魯靈
嵌本脫其
字又靈作陵皆非是
諱將
孫曰宏正始名與季安府爲荷內兵馬使
季安子
按季安爲承嗣之孫
悅從父昆弟緒之子元和七年
八月卒子愼諱其年始十一
比諸州
此篇考異悉從方氏所據石本
此州字建本註云石作軍然方本作州豈
偶未見石本耶然鄙意却以作州爲是
祭初室祖安
東司馬騶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
嵌本脫初室以下十五字按都水名環安
東名延停兵部名延玠璟郎承嗣
之祖悅之曾祖季安之高祖也
其德可倚
嵌本倚作以非是
櫜兕戟櫜
皆兵仗考異櫜謂弓服
暨暨
祝曰果毅也禮戎容暨暨
丞輔
丞原作承陳引
漢書淮南衡山王不務遵藩臣職以承輔天子爲解如
此則凡屬藩臣皆可承輔天子何必乾其外庸爲之竊

謂丞讀如疑丞之丞丞輔讀如輔弼之輔呂氏春秋載介之推詩曰五蛇從之之爲之丞輔作丞輔乃見左右厥辟之義與上訖其外庸句呼應爲親今從建本

勿亟勿遲陳曰春秋桓八年春正月巳卯烝公羊傳曰譏亟也註數也釋文音去冀反勿亟義本此或讀居力反作亟急字解者非是○按銘詩十二章四章章六句八章章四句

劉統軍碑○有論補註昌裔諡威公楚元名交漢高祖季弟來告邊帥謂以隔吐蕃說干邊將時河西州縣悉陷吐蕃楊■琳方云謂瀘州刺史楊子琳新書作楊惠琳誤愚按當作子琳姓可不書子字不可不書

游寄游寄猶言流寓謂非仕于其地特流寓及之輒能說使叛將來降於此見劉好尊

曲環樊曰建中初環爲邠隴都知兵馬使辟劉爲判官强冠謂淄青節度李正巳子納自稱留後昌裔爲環檄納削號大義環上其稱德宗異之

有許孫曰貞元二年環自邠隴行營節度拜陳許節度

卒喪環死繼之者爲陳州刺史上宜說

將遁吳少誠圍許說欲棄城走

呂喬止之爲械少誠晝夜急攻堞壞不得修呂密造飛輞聯礪卽募死將千人鑿城出擊走之比還棚已
立守埤安公所謂應變爲械也舊註但云鑿城出擊不及飛輞聯柵事尚未得其要領與之上下
四字當從朱子定爲衍文減去自憚陳曰在劉之威名本在節使上而能屈已下之故曰以勢自憚註引
韓全義事殊誤塗其判棘承上乃與蔡通言之謂故時阻塞今皆關爲通塗事官此謂檢校
工部尚書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六曰事典冬官司空之職也舊註云事合作士非是峻之大夫
謂拜金紫光祿大夫陳曰峻猶陟也張說平貞眘碑銘嚴嚴憲府公三峻之與此同義作浚非是秋按下
文欽劉赴召在六月涌水事據後卷墓誌在是年五月句首秋字當改作夏于泉按泉讀作淵避高祖
諱作泉臣耄耄微本作耋誤獻赩赩許極切楚辭大招北有寒山卓龍赩註赤色
徐偃王廟碑韓曰石刻云朝議郎守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昌黎韓愈撰福州刺史元錫書元和
十年十二月九日立按碑言徐放以九年刺衢則所云
春行視農者爲十年之春無疑又敘修廟訖功之後有

是歲無怪風劇雨及穀果完實等語則十二月之言亦信故洪譜以此文爲十年作○洪又曰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博物志然後漢書云楚文王滅之楚辭亦云荆文寤而徐亡按周穆王時無楚文王春秋之時無徐偃王余嘗辨於楚辭補註中愚謂楚辭但言徐亡不言偃王此文言偃王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故則徐亡楚文滅徐又在偃王走死之後兩說原不相悖誤始後漢東夷傳妄意楚辭所謂徐亡即指偃王遂以周穆楚文相隔三百餘年之事牽合爲一博物志但言偃王爲楚所敗不言文王亦不言徐滅是不特楚辭史記不誤博物志亦未嘗誤也

○柏翳

孫曰史記秦本紀大業之子曰大費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柏翳二子大廉之後爲秦若木之後爲徐又一曰伯益一曰柏翳聲相近故也愚考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註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張守節正義引此以註史記遂謂大業即皋陶近時毛奇齡辨之謂陳杞世家言柏翳之後周平王封之秦益後不知所封是柏翳伯益爲兩人夏本紀云禹舉皋陶且授政而皋陶卒封其後英六而後舉益授之政是伯益非皋陶之子又陳杞世家云皋陶之後後封英六楚穆王滅之柏翳之後封爲秦項羽滅之

是柏翳亦非臯陶子漢孔安國註尚書趙岐註孟子並無此說其誤皆始列女傳註吾謂以伯益爲臯陶子誤始大家其以柏翳伯益爲一人反疑陳杞世家言爲謬則司馬貞尋檢史記上下諸文直以已意質之如此至因柏翳即伯益并謂大業即臯陶則又張守節之臆論也毛氏以即爲其誤皆始大家語猶未晰又司馬貞註秦本紀明引陳杞世家敘柏翳伯益爲二以此爲史公之疑而未決其註陳杞世家又據秦本紀敘以翳之功與舜典命益之辭同斷其必爲一人今毛氏復引陳杞世家爲駁似未足以塞貞之口近閱羅泌路史載劉秀表校山海經云夏禹治水伯益與柏翳主驅禽獸據此則益與翳顯屬二人並非史公疑而未決貞說亦屬無稽可斷矣今孫註韓集又復云云蓋沿司馬貞謬說又考秦本紀但曰若木之後曰費昌費昌之後不見于史今云若木之後爲徐後文韓醇註復有若木至偃王世世數想當別有所據宜併考之

上下相賊害

說盡秦時罔利剝民之害可云透極情事

偃王

韓曰若木至偃王三十二世按史記若木爲大廉之弟大廉後四世曰中衍中衍後四世曰中潏生蜚廉蜚廉後四世曰造父自大廉至造父前後十四世而其弟至徐偃王

已閲三十二世又考三代世表夏禹至商紂凡四十六
世又加周武至穆五世總計五十一世而若木之後乃
少十九世大廉後更少三十七世 **穆王** 借穆王事作襯
世數多寡太懸恐皆不足為據此宋人所謂尊
題何曰初學記載樓觀本記云周穆王好尚神仙
法 **道士** 因尹眞人學製樓觀遂召幽逸之士置為道士
平王東遷又置道士七人 **朱弓赤矢** 事見博 **其嗣** 祝曰
○按此道士二字所自出物志偃王
死周復封其 **駒王** 見禮記 **章禹** 見左氏昭三十二年傳
子宗為徐子檀弓篇○樊曰章禹宗十一世
孫 **其九** 孫曰言其一 **太末** 孫曰太末春秋時姑蔑也至
望非偃王後漢改焉唐號龍邱太音闥
隊剝 隊謂梁楠祝曰音籲玉 **宗鄉** 吳本如此建本鄉
剝謂赤白黑篇云深黑也作御註云石本作
鄉巖本註云鄉或作郎或云後篇袁氏廟碑有宗親字
石本卿字恐亦親字之訛愚謂廟成大祭不特子姓畢
集鄉異姓鄉民無不偕來曰宗鄉者蓋兼族黨言之近
人單言族黨不舉宗鄉亦同此義當從吳本作鄉句末
應字却 **堅嶠** 卽開元初二人相屬為剝
宜刪去史者堅字元固嶠字巨山

袁氏先廟碑 新史滋傳謂陳侍中憲之後世系表又言憲與弟顗皆吳郡太守君正子按碑滋又爲顗後六世孫不當係之憲後顗父諱恭不名君正表傳所云皆謬又碑云世世居於華傳乃云蔡州人後滋討蔡無功傳復造爲吳少陽時爲滋修先墓以是滋師彰義與元濟通好此說更屬無憑恐係碑官臆說至朱子議新傳誤爲袁範之後則傳無此語恐範卽憲字誤文○**明歲** 孫日滋以元和九年除荊南節度十年立廟京師十一年二月來朝 **春分** 孫日是月二十六日 **舜後** 事見襄二十五年左氏傳 **袁氏** 集古錄載袁良碑敘其先世滿爲陳侯至元孫濤塗以字立姓爲袁孫汝聽云胡公十一世孫諸字伯袁孫濤塗以王父字爲氏公謂以食邑爲氏與一家之說異未知孰是 **梁州** 史表顗後周驃騎大將軍不言後爲周梁州刺史 **孝侯** 封新縣侯諡孝 **居華陰** 居華陰自溫祖魏鴻臚始此處不宜復出又去官二字亦非要義必欲存此五字當改云隋亡隱居不仕 **葬華州** 按鴻臚已居華陰葬則自左衛始故兩敘之 **皇考** 皇大也美也凡高曾祖考稱皇元以前無貴賤用之成宗大德間始禁用皇字然明人集中猶間用之至

近支始絶

行業治 按行業治三字爲句然莫解其義恐行字誤也

官稱 官稱謂稱其官猶所云在官舉其職能官舉其名然此係韓公創句前此無之

便章 滋以永貞元年七月同平章事

錮人 明帝時安爲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鞫人曰錮人於聖世所不忍爲又方疑轅袁兩姓以考異古字轅袁通用袁盍又通作爰亦非別爲一姓也

五公 袁氏四世五公見後漢袁安傳考世系表安爲中宗宰相恕已之祖滋相憲宗乃安仲父琦之裔孫兼敘及安蓋舉諸袁最著者言之

華下 銘辭覆提此句直貫至南州石州咸寧不言別遷他所足知漸史蔡州之說爲非

以祇 祇音脂從示從氏爾雅云敬也俗從衣誤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

○**字某** 陳曰字開士見劉夢得集

人吏 陳曰天寶末太尉爲扶風郡守郡後改鳳翔府啟爲此府參軍蓋故時民吏尚有存者

南士 士刊本俱誤作土按吳使嶺南黜陟專以擢摘貪姦爲事啟能佐使盡職故南士皆爲之喜此句緊承貪姦爲辭止應作南士不應泛言南土必兼民庶言之上句當改政和民說或政修事舉語方合竊否則方枘員鑿終不相入也

材公 按國

史家紀不同國史善惡備書家紀書善不書惡然須不沒其實不得因有所諱亂致過爲褒飾使時事俱無從考核也如啟附王叔文爲議論唱和採聽外事此劣蹟也止可見之國史至其進身之由雖其一家之私紀亦不可諱蓋不曰敬附叔文而曰叔文材公則立言之體已得舍是而欲更有委曲學古之士必不爲也柳子厚誌謂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與此同意

十三州補註容管所隸容辨白牢欽巖禺湯瀼古等州按補註但樂十州新史地理志嶺南七十三州但以嶺南採訪使統之不分五管餘三州當別考

貶虔州說詳樊註

已致已音紀蔽本作以非是

太原郡公神道碑○司徒孫曰用父子顏祖難得曾祖思敬太師太尉司徒皆元和元年所贈

昆弟者樊曰子顏二子重榮官至王傅次郎一用○據此則太后昆弟二人碑謂唯公一人者蓋重榮先郎世碑據現破恩澤者言之蓋承大袞外氏爲文然昆弟下當添在者二字於義尤密

賓接後卷董溪誌有賓接門下之語此文諸本俱誤作實接惟建本不誤今改正

者事者或作晉按上

云特以禮法不挾不務下云滋久愈謹中間不宜著一嗜字獨露少年喜事之態應從方說音指訓致爲是或因王安石銘葛虔支墓有樂職嗜事之語謂安石 正所用公語不知者事嗜事事義各有當不得舉彼廢此

處（嶽本脫處字）

壬申（補註七月初八日）

有蟜（按孫謂少典娶有蟜氏生炎帝黃帝其說是也樊引史記黃帝子元囂生蟜極爲証大非）

蜀塗莘摯（按祝謂黃帝子昌意娶蜀山氏生顓帝帝禹娶塗山氏女生啟孫謂湯妃有莘氏女生仲王外丙王季妃摯任氏之中女生文王其說皆是祝以莘氏爲文王妃太姒則不應反敘于摯仲之先）

羨（羨饒益也讀爲衍）

不與（與讀爲預）

讀韓記疑卷七終